

帶  
經  
堂  
詩  
話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七

漁洋山人

叢譚門一

俗砭類

近人言詩好立門戶某者爲唐某者爲宋李杜蘓黃強分畛域如蠻觸氏之鬪於蝸角而不自知其陋也唐詩三百年一盛於開元再盛於元和退之琴操上追三代李觀之言曰孟郊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平處下顧二謝李翱亦云蘓屬國李都尉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皆能兼其體而有之今人號爲學唐詩者語以退之琴操東野五言能舉其目者蓋寡矣歐梅蘓黃諸家其才力學識皆足凌跨百代使俛首而爲檇拾吞剥禿屑俗下之調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

耆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投所業一卷至兩卷但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贊詩文以多多爲善者乃疥駱駝也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卽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憚玉堂嘉話一條鹿巷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

宗樞附識勇參述蒼廬先生云如鈍翁言未有八股以前理路俱不分明而今之解八股者理路果盡分明耶此亦鈍翁主張時文太過之論余爲更其語曰此君坐未嘗解

為古文故耳又云謂作詩者理路不可不分明是也謂理路分明必出于作八股其然豈其然又云今世所謂古文非古文也乃散體時文耳甚者并起承轉合之法而減裂之一派胡譚是更出時文之下矣然則鈍翁所言似亦未可厚非又柳南隨筆邑諸生王某與錢木菴良擇友善見木菴工吟詠王亦閒效之一日木菴過其居適几上有所作詩方欲取視而王遽去不肯出木菴問是何著作王不對木菴笑曰吾知之矣此必七字時文也噫今之秀才撐腸無字漫學婆和其不為七字時文也者幾希

容齋四筆載與國宰書稱激水有驅策云激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之近時人自系鄉里多舉其地一山一水或一古蹟令人茫然不知何地甚有割裂古名如常州稱南蘭而去陵字江寧稱白鍾蓋合白門鍾山而各去其一字此何說也又嘗見諸城二士人詩卷一稱蘓臺一稱秦臺或問之則蘓臺者謂超然臺秦臺謂琅邪臺耳尤可絕倒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建必面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爾止瀟洒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為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揜

覆其短予以此重之

附錄此條後段方事多可笑秀水李長年字武會方一日與札故作增字李明日

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會腦如其問者皆笑

宗柁附識勇烈云柳亭詩話桐城方文

字爾止好改人詩人因呼曰改爾止

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宏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  
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碩見此文  
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閒實有此論曼碩拂衣徑  
去留之不可後曼碩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久  
卒於位偶讀梁石門寅集述此記之文士護前盧後王前干  
古一轍可笑也

宗柁案文士護前故由學識未至亦獨氣習使然揭詩婉麗文靖評之殊當而猶為不  
平何也幹才小生遠不逮文安乃昏氣爲君且以於氣佐之唯庸故妄歸太僕詎肯作

孟浪

語斯

崑山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

佳徐稚山紀其事謂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

修飾因思古人書畫詩文寧闕疑不可妄補皆如此

已上池北偶談

附錄此條後段西園雜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遊齋子者補之爲方峯陵壑所識此今古通病也近見秦中諸碑如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刊缺俗人輒以惡書補之更數千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襄城李來章本名灼然以字行改字祚山常執經于予工爲古文戊辰下第與中牟冉覲祖永光同居嵩下從宮詹逸巷耿先生講學各有詩一卷庚午冬公車見之予曰詩三百主言情與易太極說理判然各別若說理何不竟作語錄而必強之爲五言七言且牽綴之以聲韻非蛇足乎荆川之徒稷白沙定山及荆川詩爲二妙集繼擊壤集後以爲詩家正脉菘林傳爲笑柄詎可踵其陋哉

牛僧孺以詩謁劉夢得夢得爲飛筆點竄僧孺深憾之至作

相後纔吐劉愧悔以戒子孫故王建云人怪考詩嚴子生平  
手定朋友之詩多矣率從直諒諒之者固多抑豈必無怪其  
嚴者昔爲郎中時嘗爲戶侍魏敏果公象閱其集魏以手札  
報謝云于論文談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魏講學故云然  
不欺二字實談藝根柢耳并錄二

宗樞附識兄寒坪云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牛與劉詩所謂作相後纔  
吐也劉答詩猶有舊時冠劍在待公三日拂埃塵牛意稍解云三日二字不敢當

古夫于  
亭雜錄

故大司寇蔚州魏敏果公在京師與余投契甚深所作

詩文每相質證一字一句瑕類必指公顧大喜語其子今宮

諭無僞學

誠

曰吾在都數十載閱人多矣所心折者唯有阮亭

耳諭德甲申秋入都爲余言如此

全上

顏氏家訓云江南文制欲人彈射遇有所累隨卽改之

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爲悔余

謂此亦存乎其人耳不關南北也余夙昔於則輩

兄寒埜云則輩即朋輩兩願作

朋之

詩文就質凡佳惡必直言無隱故翰林侍讀施愚山先

生常曰吾交游滿天下直諒多聞唯王先生耳故刑部尚書

魏環谿先生每有所作必屬余指其瑕即欣然改定嘗有謝

劄云於論文較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又語其子宮諭

學誠

曰吾在京師三十餘年唯心折一阮亭耳故翰林檢討唐先生濟武亦然晚年有京朝官以詩相質余爲指摘竄改不少隱後遇之頗有愠色余始知古道不可盡行也悔之此事不獨顏氏唐劉夢得與牛僧孺亦有然矣

宗補附識容樣蠹說曹十建與楊德祖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作文使僕潤飾僕辭敬禮曰卿何所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王儉出所作今任助照正助因定數字儉拊几歎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家借柳曰世固不乏陳思任助悠悠此日孰是敬禮仲寶之儔哉亦何怪乎文采風流之遠

謝前輩也



老學菴筆記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好用助語又記韓少師持國詩數聯如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之類明啓正間尚竟陵詩多用助語世以爲口實然古名輩先已有之

已上居易錄并錄一

古夫于亭雜錄

放翁筆記言王中父韓持國作詩喜用語助如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殆可發笑天啓後竟陵派盛行後生效之多用焉哉乎也等虛字成句往往令人噴飯不知宋人已有先之者矣

弇州卮言載滄溟在關中過許中丞宗魯伯誠許問今天下名能詩何人滄溟曰唯王元美次則宗臣子相許請子相詩觀之滄溟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面赤而已余嘗嗤之夫子相詩未必能過伯誠卽索觀亦屬恒事何至怫然如此又蔡子木入覲酒閒自歌其夔州諸作吳明卿輒鼾睡鼾聲與歌

聲相低昂歌罷舞亦止今觀明卿詩品亦未能過子木也文士護前往往夜郎王自大適足爲識者軒渠耳厥後蔡巡撫中州吳謫歸德府推官與徐子與張肖甫皆爲屬官蔡身爲行酒曰吾安敢有其一以傲三君子哉子木固盛德不知爾時明卿當復置身何地特著二事以爲文士相輕之戒云朱昂梁周翰與楊億同爲翰林學士時梁朱二公年老而楊甚少每輕侮之然考二公皆宋初最有文譽者而楊以後進乃敢輕侮杜詩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則子美亦嘗受惡少年之侮矣韓翃中唐詩人眉目兩邀人主特達之知晚在藩鎮幕後生至目爲惡詩詎文章者宿例宜取侮後進小生耶顧楊大年正人亦爾則不可也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開寶塔成太宗特詔朱昂撰記文成敦崇嚴重上深加

歎獎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與弟協稱渚宮二疎又  
詔舉賢良昂舉陳彭年杜鎬刁衍列章奏曰朱昂端介厚重  
不妄舉人况彭年實有才譽乞免召試備清問遂命以本官  
直史館則朱在當時物望可知又後苑宴侍臣賦詩梁得春  
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賞嘗請修  
時政記從之二公本末如此予往見周翰所撰石敬瑭家廟  
碑石刻惜未購得耳後大年竟天死石介至詆爲文妖或亦  
少時輕薄之報耶

詩集句起于宋石曼卿王介甫皆爲之李龔至作剪綃集然  
非大雅所尚近士大夫競以詩牌集字牽湊無理或至刻之  
集中尤可笑

宗柎案集句集字妙如已出亦屬難能至如迴文離合建除字謎以及人名卦名數名  
藥名州名六甲十屬之類滄浪所云只成戲謔不足爲法吾嘗讀前賢懷古之什與寄

無端今則分列數刻專錄一事矣登覽之篇妙遠不測今則或分八景或十二景矣又向見三家詠物詩纖題巧句取悅兒童亟宜屏置乃有珍爲枕秘者何也朱太史竹垞謂明人詩開卷卽是七律其集多不佳有激之言自成一篇論列卑靡鬼瑣如俗下所陳殆不堪爲識者發粲爾

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辯之如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宋人是一樣蘓黃又是一樣明人製題汎濫漸失古意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俗又何論乎

宗補附識勇參云良齋雜說竟陵云看詩先看題題佳則詩佳矣此雖僻論要亦有意詩須有爲而作何得借爲應酬具乎近有一友越數千里來訪呈其詩藁一部縉紳便覽也予遂掩卷不閱愚竊小畜集論居感事詩曰吳郡包山側長洲巨海濱萬家呼父母百里撫樺婆陸處士辛齋云父母官見此知爾時尚止吳中稱謂如此他處不盡然也然自宋迄今且徧天下矣亦止稱謂如此未宜形諸筆墨也又案柳南隨筆凡爲人作詩文集序及墓誌銘文末署名于同輩當自稱同學或友人或友弟子前輩當自稱後學或後進或通家于方爲得體若稱眷弟眷姪及眷晚生則陋甚矣嘗見沈石田全集內附唐六如和詩自稱後生唐寅亦雅甚今人于交游徵逐時視其行次呼爲某哥

以示親暱乃至尺牘吟箋書款亦爾噫詩文之千古若也久矣區區稱謂間矣難去俗而從雅南雷所云應酬之下本無所謂文章又云嘖笑爲榮風雅寧論誠有慨乎其言之矣

詩題有一二字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祇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步韻武韻矣古祇有絕句今人則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此類未易更僕但取古人集觀之雅俗自辯當以三隅反也

已上香祖筆記

宗樞附識柳南隨筆唐宋人酬和詩有既謂次韻者謂如其次第先後不易也有所謂依韻者謂同在一韻而所押之字則不相同也有所謂用韻者謂用彼韻而不如其次第也今人或未深考有渾而稱之者矣

王稚欽目空一世而能推重何仲默愛薛君采鄭繼之古人作青白眼故當如是今人不知視夢澤何如而妄詆前輩一錢不直少陵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虵蟒撼

大樹可笑不自量諒哉

分廿餘話

宗柳附議卷糕蠶說文人相忌必非文人也梁園之客相如後至不聞郗叔有閒言李杜韓柳交相引重語由中出或以爲氣類一也介甫于瞻以議新法斷斷不入似有所深惡痛絕矣而介甫譽子瞻爲文中龍至擬其文爲三王世家令議者咋舌何曾有纖毫忌嫉魏佛助耶子才互相詆毀未免已甚然那魏之負重名亦寒山寺片石等耳擬於德工不曾燈火日月之不相敵也故曰真文人必不妒

### 笑枋類

宣城老儒邱華林者工書法嘗賦梅花詩百首以示梅禹金梅但爲點句讀而已一日聞人林初文孝廉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逐字爲加圈贊邱見之愠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百篇最少豈不直得二十八圈乎人傳以爲笑

池北偶談 并錄一

漁洋詩話 閩清林初文章 孝廉古度之父也嘗有送人詩云不待

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久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

第幾橋以示梅禹金

鼎

禹金激賞之宣城有老儒邱華林嘗

以詩質禹金但爲分句讀而已見之大悲曰林詩二十八字  
正得二十八圈吾詩字數不啻倍之乃不得一圈耶聞者笑  
之

蕭山毛簡詩大可生平不喜東坡詩在京師日汪季角舉坡  
絕句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蒿滿地蘆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語毛曰如此詩亦可道不佳耶毛憤然  
曰鶩也先知怎只說鴨衆爲捧腹益都孫仲孺文定公次子  
也持論好與予左一日見予蜀道詩高秋華岳三峯出曉日  
潼關四扇開之句輒疵之或告以此本昌黎上襄晉公詩非

杜撰也。仲孺怒曰：道是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又予題涪陵石魚云：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又曰：既是雙魚，合道七十二鱗。聞者皆笑之。或以諗予，予亦笑曰：此東坡所謂鼈廝踢也。居易錄并錄二

漁洋詩話

蕭山毛奇齡大可不喜。蘓詩一日復於座中警警之。汪

蛟門

懋麟

起曰：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云如此詩

亦可道不佳耶？毛怫然曰：鶩也。先知怎只說鴨。

全上

孫寶侗字仲孺，益都相國。

序

仲子有才氣，善詩文，然持

論好與余左。余蜀道詩：高秋華嶽三峯出，曉日潼關四扇開。孫議之或曰：此本昌黎，非杜撰也。孫憤然曰：昌黎便如何？畢竟是兩扇。又題涪州石魚云：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孫駁之曰：既是雙



魚合道七十二鱗余聞之笑曰此之謂鼈廝踢

類纂載武林女子金麗卿詩家住錢塘山水圖梅邊柳外識

林蘓郎瑛謂其不能守禮出則擁蔽其面時方食不覺噴飯

滿案 又謂謝無逸以胡蝶詩得名號謝鬚尾續文無謝字誤胡蝶後李

商隱襲其語云云則是以唐人蹈襲宋人矣更可一笑

唐詩人楊憑有中表竊其詩卷登第憑知之怒甚且詰之曰

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中表答曰知兄最愛惜此句不敢奉

偷憑意稍解曰猶可恕也宋初朝士競尚西崑體伶人有爲

李義山者衣衫襤褸旁有人問君何爲爾答曰近日爲諸館

職搏捨故至此二事古今笑柄予四十年來所爲詩人間多

有其本其爲人搏捨不少矣恐一一鶴聲飛上天亦非已有

偶書之發一笑粲

井錄一

漁洋詩話

余在廣陵有蜀士投詩一卷余閱竟日中唯樂府三篇最佳後二十年以詹事祭告南海至廣州見羅浮布衣陳恭尹元孝則三詩皆陳舊作蜀士竊取入行卷者也余笑謂陳曰一一鶴聲飛上天賴吾能辨之

宋時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務爲穿鑿有稱杜子美禹廟詩空庭垂橘袖謂厥包橘柚錫貢也古屋畫龍蛇謂驅龍蛇而放之菹也予童時見此說卽知笑之語諸兄曰信如此則杜公之詩何殊今佛寺壁畫觀音救八難善財五十三參關侯廟壁畫五關斬將水淹七軍耶諸兄爲之軒渠

宗柳案山人童時所見乃爾超然傾佛寺畫壁之朝斯言稍過宋孫莘老云橘柚錫貢驅龍蛇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虞山注亦采之近富平李檢討天生云橘柚龍蛇禹貢也雲氣江聲亦禹所時歷也妙在於庭屋壁垣開寫之不必定無亦不必定有用之禹廟亦可通之他廟亦似眼前點綴絕非穿故堆填既知其佳獨歎其妙又云雖可通之他廟究竟趨之禹廟爲至當此真得詩中三昧矣不然泛用於堯舜之廟復成何語乎愚謂宋人解詩多穿鑿附會自須分別觀之卽檢討云云似亦本于孫氏而會意

精融補論圖至念見杜陵用經有別具鍾之妙若三家鄭夫子遇此等題輒照實塗改以爲工此條所議殆難免矣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詔云期畢便申周宰相王溥父祚以觀察使致仕一卜者諛其壽可百四十唯百二十歲時春夏間微苦臙腑祚大喜顧子孫曰孩兒輩切記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二事癡絕可笑杜牧詩百年便作萬年計富貴中人不悟此者多矣釋氏六如之喻正爲此輩棒喝

康熙初士人挾詩文遊京師必謁龔端毅學公次卽謁長洲

汪茗文瓊穎川劉公猷體及予三人陽羨陳緯雲維嶽其年

維之弟也初入都手寫行卷三通置案上友人問所詣曰吏

部劉公戶部汪公禮部王公也友人曰吾爲子預卜之汪得

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

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而果然予聞之笑謂公猷曰吾二人

或駁之或揚之皆尋常耳唯兄此一擲最不易到公誠亦爲

之絕倒

并錄一

香祖譚輅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摘摭利病徐陵爲一代文

宗未嘗詆訶作者昔予與故友汪鈍翁在京師鈍翁好詆訶

人前輩自錢公牧翁而下無得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

怨詞予每勸之故友計甫草東嘗序予門人汪蛟門應集云

鈍翁性情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責育不能揜其口也

其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焉阮亭性和易寬簡

好獎引氣類然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得失不少寬假

此數語頗得予二人梗槩顧施愚山又嘗謂予公好獎引人

物自是盛德然後進之士學未有成得公一言便自詡名士

不復虛懷請益非公誤之耶予思其言亦極有理

宗構案文章公器識者定評自在寬與嚴何容心焉若倚掖利病獎引氣類前輩性或不  
同自虛懷受之其獲益則均也聞當年後進將請質堯峯羣有磨鈍之譏然議論有  
根柢法度極準繩淺學末由窺測曩客吳門屢訪其緒言不得讀所著類彙及晚訂文  
鈔覺瀕窳以粟中饒夷猶澹宕之致固宜同時名勝斂衽推之至於稍急多忤或者有  
激而然耳如山人最號寬和乃指摘竄改卽溫形於色前葉所謂京朝官其人者豈少  
也邪繆種流傳虛聲標榜無俟前輩一言早已自誦名士吾恐諸公復生亦未易使之  
心折矣

朱相國平涵湧幢小品載其嘗館一貴人家其人奉齋一日

怒廚人凡易十餘品俱不稱意朱笑謂之曰何不開齋近吳

湖州園次綺遊廣州有僧大汕者日伺候督撫將軍諸監司

之門一日向吳自述酬應雜遝不堪其苦吳笑應之曰汝既

苦之何不出了家座上皆大噱二事頗相類而吳語尤可味

楊誠齋詩云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其此僧之

謂乎已上香祖筆記

附錄皇華紀聞比在廣州一日王大將軍招遊海幢寺偶見寺僧今無阿字畫像余  
曰此乃似富貴中人不似和上友人陳元孝從旁笑曰他如何會不富貴了爲一笑

宗柎附識吳太守風流儒雅所著林惠堂集騷體殊工守吳興口餘治案牘多善政性  
喜賓朋極鴻詠之趣李絲是罷官吳祭酒梅堯贈詩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蓋紀  
實也答僧語真足解頤文人妙  
於諸言不較勝叢林林喝邪

余謂陸魯望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二語恰是  
詠白蓮詩移用不得而俗人議之以爲詠白牡丹白芍藥亦  
可此真盲人道黑白在廣陵有題露筋祠絕句云翠羽明璫  
尚儼然湖雲祠樹碧于烟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  
蓮正儼其意一後輩好雌黃亦駁之云安知此女非嫫母而  
輒云翠羽明璫耶余聞之一笑而已

源洋詩話

唐九經字行一測之山陰人崇正癸未進士性好譎里人有  
官學士者其封君家居唐日往造焉或嘲以詩云九經第一  
不修身只爲年來敬大臣久之學士歿而里中有以監司家  
居者唐又日造之或問人唐近日何爲應曰近日不敬大臣

矣體羣臣矣聞者皆大笑絕倒監司後官至尚書而唐已前

歿不及見 古夫于亭雜錄

宗補附識靜志居詩話昆山吳擴字子充游大人以成名嘗於元旦賦詩懷分宜閣老其友聞之笑曰歷朝第一日漢中朝第一品官猶是漢人相歲除亦輪不到吾輩此可入啓顏錄又柳南隨筆錢錦城字鏡先宗伯收翁孫也少以詩名有集一卷其家劇富爲序嘗之京師攜其集就正新城先生先生一見其序卽曰其家有相靈在舍之而米副意是從得位起見也詩可知矣遂擲去不觀

一 鄉先達在明啓正初不爲清議所許常訓子孫勿學爲古

詩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之笑曰沈休文始創四聲想當

爲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陶淵明 分廿餘話

附錄香祖筆記萊陽宋荔裳按察宦幼時讀書家塾其邑一前輩老甲科過之問孺子所讀何書對曰史記又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某其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遂取而觀之讀未一二行輒抵于案曰亦不見佳何用讀爲荔裳時方督屬知陞笑之而此老夷然不屑

宗樞案筆記云云與分廿餘話所故鄉先達可解的對假令二老在座談詩論文從旁聽之縱極佞傑無聊時亦不覺其笑矣又案俗學煇文時多敗闕觀者憐憐說一則持開藏拙法門并記之云顏氏家訓戒訓不讀書人無餘地矣然對眾嘿塞不失守拙也世有一種強解事人可資俸腹袁太冲同數鄉謁監同候久閒話一轉曰司馬相如

日擁文君看畫遠山眉甚樂也一紳曰然然下憲室時亦甚苦矣太冲閉目橋首溫公  
吃一驚予閱此笑曰不有以兩都賦燕山銘爲班孟堅文字何開班固及華省名郎不  
畏二十八宿笑人者乎庶幾身不讀  
書無爲作才語見向准自首免罪

詼諧類

金孫太師鐸字振之恩州人明昌中擢戶部尚書考滿進一  
官再任時同列二人俱入相振之賀席中戲舉青州布衣張  
在老柏院詩云南鄰北里牡丹開公子王孫去不回唯有庭  
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爲御史所劾降授同知河南府  
事或以詩送之云想到洛陽春正好南鄰北里牡丹開聞者  
皆大笑後入相鐸有清明日絕句云翛然一室暗塵凝兀兀  
端如打坐僧習氣未除私自笑短檠還對讀書燈載元好問  
中州集

舟中讀龔端毅公過嶺集萬安絕句云今朝無虎有梅花予



曰無虎有梅花恰有一語絕對客問何如予曰宋人云有蟹無監州豈非此句絕對客爲拈掌記之以資談柄

已上皇華紀聞

同年薛給事

奮生

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閒謂予云子文士

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耳汪荅文亦有詩調之云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

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并錄一

漁洋詩話

河陽薛大武

奮生

與余輩爲同年生豪邁任俠一日酒酣

大言曰君輩文士耳異日終當依我幕下余熟視薛曰恨吾子非嚴鄭公一座大笑鈍翁賦詩云少日詞場偶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

高念東侍郎

稱

爲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閣洪文襄

承

戲謂曰

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迄四載始遷少詹戲爲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邱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已上池北偶談

予昔與梁侍御

熙

曰緝劉吏部

體

公敵汪太史

琬

若文輩以

同年同官曹郎好爲詭語以資嗚噓康熙己未

詔徵博學

鴻儒若文與焉既至京師予喜其來置酒邀之戲先之以詩

云名山書未就副已滿通都

天子詢年齒羣公愛腐儒拋

殘青箬笠染卻白髭鬚凍煞常彝甫來傾酒百壺若文答詩

有老乏染髭方之句不怒也既而與同年薛給事

喬

大武相

詭有山人高價賣青山之句予因戲柬四絕句云潁水箕山

傲昔賢金庭玉柱隔風烟逃名卻被山英笑兩字堯峯世已

傳堯峯文居堯峯

談經人比鄭公鄉絲竹門生列後堂爲奉侏儒一囊

粟山中閒煞束脩羊

堯文授生徒于堯峯

橫山山外好烟波可惜柴門掩

綠蘿莫怪山人高價賣此中佳處本來多

此首即用答絕事語戲之

吳中高

士謝山靈共指文星傍

帝庭今夜堯峯高處望不知何處

少微星

堯文偶言文星甚明

若文見之遂大怒答以四詩有車服倘緣稽

古力便應飛札報諸生太史錯占天上象歲星元異少微星

從此不稱前進士故人親授隱君銜

云

又有詩云區區誓墓

心豈因一懷祖爲予發也予刻續稿久刪前詩適見鈍翁續

集具載見答諸作憶前事乃錄而存之以識予過且示子孫

以戲謔爲戒云

宗構案山人少年登第司理廣陵與堯峯投契甚久既而南北迢遞郵筒酬寄殆不勝冠蓋京華斯入憔悴之思焉以其應詔入都喜溢楮墨有此四詩蓋自託於相知之

深而不覺其調笑之過耳。剛之誠是復錄而存之。俾來者味其辭意。本屬無他。不亦善乎。堯峯答詩亦復頓甚。蓋數前輩風流。雖一時喜怒之言。無些子愴氣也。又恐意山人爾時若猶是浮滄外吏。卽更益數詩注。亦不怒觀其所答首章云。江外重山接五湖。十年何幸住潛夫。詩翁但戀金門直。曾見漁洋樹色無。其意亦可觀矣。故知置身清切較之落魄青衫。尤宜於慎筆墨。善感感兮不爲虐兮以全交也。亦自處之道當然爾。

門人吳爰

天章蔣

景和

京少查

嗣璪

德尹偶集邸舍談及門人陳

奕

子文在京師時上陸

嘉淑

冰修詩云。借問如何是撥鐙。冰修

陳同里尊行也。與子文皆以書法名。見詩甚。悲子文近自安邑丞。遷知深澤縣。有大吏頗自矜其書。查言子文倘以書法見知。定自水乳。予笑云。固然。第不可獻詩問撥鐙法耳。合坐大笑。

老學菴筆記嘉興聞人滋。自云作門客。牙充書籍。行近日新安。孫布衣默字無言。居廣陵。貧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訪之。嘗星旦。予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則云欲訪彭十。

羨門索其新詞與予洎鄉程郵作合刻爲三家耳陳其年維  
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與卿饑寒指此也人  
戲目之爲名士牙行吳門袁駿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  
曾渡江訪予于廣陵

李閣學柘倚江言其世祖文定公芳狀元及第明世廟甚眷

之超拜翰林學士同侍講嚴訥中允董份俱直西內撰元賜

一品服時六部尚書無一品服者一日候朝午門外交定衣

賜衣趨而入六卿於棕棚下望之色動鄭端簡公曉口占絕

句云翰林學士信堪誇新賜宮袍一品紗可惜六卿身上鶴

一朝飛向別人家諸公皆大笑絕倒

京師某梨園部一旦有姿首解文義喜誦韓閣學元少英制

舉文予向韓詢其人本末孝感熊公履因言金陵某樂部一

旦最喜誦杜于皇

潘

詩陳大司徒曰杜詩韓文固自應爾衆

亦一笑

已上居易錄

宗樞附識柳南隨筆韓宗伯制義

本朝推爲大家操觚之士至今家置一編而古文

之工則知者絕少所著有懷堂集筋力于南北二史疎疎落落若不經意而每篇必有

一二會心語爽人心目其品格富在堯峯之右吾友陳亦韓祖范曾讀書寒碧齋宗伯

每有撰著輒命之謄寫因語之曰汝輩第知我時文耳然我日之可傳者在古文而

不在時文也蓋宗

伯之自信如此

宜興任宏嘉字葵尊康熙丙辰進士以行人改授御史上疏

請定服色於是三品已上始許衣貂及舍利獮一日五鼓入

朝遇梅桐厓

銷

少廷尉時隆冬梅有寒色予口占絕句戲

贈之云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獮昨夜五更寒徹

骨滿朝誰不怨葵尊梅今爲御史中丞巡撫福建觚牘記此

訛爲京師謠語

并錄一

漁洋

詩話宜興任葵尊

嘉

爲御史疏定朝服等級三品已上乃得

衣貂及舍利獮一日冬夜入朝寒甚梅桐厓總憲鋪時爲大理少卿以四品不得衣貂余戲爲口號贈之云京堂銓翰兩衙門齊脫貂裘舍利獮昨夜五更寒透骨滿朝誰不怨葵尊趙玉峯少宰見之笑曰公詩大佳正難其落韻之穩耳鈕玉樵珣佩贖載之而不知爲余作也

宗構附載在國雜志古裘有五大裘黼裘夏裘功裘裘裘大裘用黑羔皮爲之王者祀天之服細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朋或服之唯須與袖或飾貂或飾狐或飾銀鼠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近之狐腋盡入而裘矣孟嘗君之狐白裘卽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俗名烏雲豹甚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菜子亦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元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爲帽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爲帽雖名元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元狐裘今亦難得蘇李子黑貂裘故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覺裕者卽衣之定例四品以上始用何其惜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程璩之雉頭裘張昌宗之集翠裘南島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鶴鶴裘度安之紫絲裘止存其名不知爲何物矣更有槍狲猴一種輕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珊瑚雪者想卽此則侍衛製爲朝衣諸王製爲坐褥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種最多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尚少而價昂近多而且賤矣又以獮皮爲深衣可御雪可當衾稱粗





難道有愧色因出俸修之又李穀爲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唯破屋三間中存聖像有伶人李花開進口號曰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穀驚歎遽出俸以修之五代學校廢壞如此賴滑稽之言始得復故可爲浩歎觀唐元宗過魯謁孔子廟詩居然盛世帝王氣象近聖駕東巡謁 聖廟 命發金錢十餘萬重修廟貌輪奐一新 賜曲柄傘于大成殿此又漢唐宋明已來所未有者

合肥龔大宗伯

鼎

往往酒酣賦詩輒用杜韻歌行亦然予常

舉以爲問公笑曰無他只是細了好打耳

已上香祖筆記

同年祁珊洲

文友

東莞人爲廬江令有詩云一夜東風吹雨過

滿江新水長魚蝦余深喜之戲呼爲祁魚蝦祁作色而怒余笑謝曰兄勿怒此自有例祁問何例余曰兄不聞梅河豚耶

祁乃失笑而罷

方龠山

文

桐城人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

之語爲世口實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  
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僂於前呈其詩卷余  
爲題罷語座客曰陶坦率白令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  
陵老子文峻網密恐龠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倒

已上漁洋

詩話 井錄一

宗柎附識予兄寒坪博雅嗜古尤邃於詩嘗作四時行樂冊寄呈查田太史懇其題句  
並賦詩代簡太史深加稱賞手題六絕四首其戲敬業堂續集雍正戊申兄仿龠山意  
作行看子自題其後云新城王尚書漁洋秀水朱檢討竹垞海寧查編修初白爲寓內  
詩宗余於三先生皆素所嚮往而未及親天者爰屬鄰子秋浦作此卷題曰我師圖并  
賦一詩以志私淑之意云當代文章伯稱詩鼎峙雄于秋尊杜甫  
一辨敬南豐自分才懸絕寧論派異同平生傾倒意只看畫圖中

古夫于  
亭雜錄

桐城方龠山少有才華後學白樂天遂流爲俚鄙淺俗

如所謂打油釘餃者余常問其族子邵郵

亭

曰君家龠山詩

果是樂天否邵邨笑曰未敢具結狀須再行查  
明時京師士大夫冬日製貂爲套著冠帽上以禦寒名曰帽  
套一詞林乘馬謁客有騎而過者掠而去之明日入署訴于  
其僚同年某公好謔改崔顥黃鶴樓詩贈之云昔人已偷帽  
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空悠悠  
衆皆大笑

紫窯於陶器中最古流傳至今者碎片與金翠同價亡友劉

吏部公誠

體仁

每自詡其詩文爲紫窯片雖謔語亦有所本也

已上古夫于亭雜錄 并錄二

居易錄 頰川同年劉吏部公誠在京師與予輩爲詩社每自詆

曰吾詩文片段紫窯也予笑應之曰良然兄畫乃兔毛褐耳  
座客皆軒渠唐時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織

者尤妙時人以爲兔毛褐真不如假

見國史補

公敞喜作畫而不

甚工家常蓄畫師爲捉刀人予每索畫輒柬之云勿煩真作故以此戲之

漁洋詩話

劉公敞畫不及其詩常使金陵畫師吳宏

字遠度

捉刀余

每索其畫輒先之以小柬云勿煩真作公敞固訊其故余笑應之曰兄畫如宣城兔毛褐真不如假耳公敞大笑

余少官廣陵同年義興萬雲蔽

錦

能於潛令來揚州揖罷余

亟問曰還有於潛絹也無萬茫然既坐定俯首思之忽悟乃大笑茶杯幾覆

故友程石隴南海人嗜檳榔官兵部職方郎中一日早朝余戲占口號贈之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平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喫檳榔聞者皆爲絕倒按輿轎見

前漢書

宗榭附識查浦輯聞淮南王安諫  
繫閩越書與禱而踰墳輪字如此

余昔為禮部郎時同官吳興沈郎中雲中式內江岳員外石

齋貞以事闕於堂諸君解之不可得余後至笑曰僕魯仲連

先生鄉人也欲吟一詩為二兄解紛可乎因吟曰長槍大劍

日紛紛誰識毛錐亦策勲今日東陽逢瘦沈公然來撼岳家

軍諸君皆一笑而罷已上分廿餘話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七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八

漁洋山人

叢譚門二

瑣綴類

河間縣新鍾驛逆旅壁有予舊題絕句毘陵毛端士有和作頗致聞聲之思

白兔公唐韓翃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舊事仙人白兔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已上漁洋文

陳士業宏緒兵書道亨子新建人負文名乙巳年曾序予論詩絕句其絕筆也

廣州王蒲衣名隼詩人邦畿說作之子梁王顧名無技解元佩蘭藥亭之姪皆才士也王妻潘梁妹某二女子皆工詩予

居廣城不久惜未及見

已上皇華紀聞

任邱縣令鄧君文源館予李氏東園園有閣宜遠眺冬暄雪霽松竹鬱然主人李君經垓出示司馬公花馬池詩李曾祖

大司馬次溪翁先曾祖大司徒同年也

南來志

出廣州南門登舟次佛山陳恭尹元孝自龍江來追送有詩故友程職方周量子衍祖門人陳宗德各有詩贈別衍祖示南海吳韋山帶詩頗清逸廣州英妙有王隼蒲衣梁無拔王頴昨皆見之韋獨不至

北歸志

虞山極辨史仲彬致身錄之偽而予鄉趙隱君士喆著建文帝年譜多取之劉公子孔和亦有題致身錄一篇云國初殺運烈不除越三十載還相屠以仁守之真不足雖有節士謀多疎哀哉中山誠意輩已盡大計環顧徒嗟吁聖祖信數不

建輔使作皇覺之裔餘鬼門一出四十載歸來老佛唯雪顛  
窳身萬里伏滇國泰伯不得終封吳坳葬西山一笏地豈有  
方遂之疑乎當時二十有二人左右食屨相攜扶未必才智  
似狐趙不可及者武子愚二百餘年士最盛摧傷太過今如  
無千秋直史不可滅帝在均房應屢書

附錄香祖筆記吳江門人徐翰林電發執寄西郵集卷凡二十八卷其鄉先輩史鑑明  
古著也明古成化間高士與沈啓南齊名而與吳原博王濟之李貞伯友善爲三原端  
毅公所知按集中有曾祖文質府君行狀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無一語及靖難  
而吳文定爲明古表墓止云曾祖彬亦無一語及遜國則致身錄之作果不足信然當  
時胡爲而有此說遂傳千古之疑雖博洽諸典故如虞  
山錢公亦不能知也集是陳仲醇繼儒選初字醇儒

馬文室者貴陽相之廡役也官都督金陵破官於其居宅井  
中淘金得數萬兩或爲賦淘金行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  
仁宗嘗問宰執劉敞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對曰劉敞文亦



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郵江西道中詩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歎諸劉今已矣路傍喬木日蕭疎

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唯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先帝侍臣空灑淚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滇永昌張含愈光集升菴先生所定又閃繼修允迪亦永昌產在啓正間有詩名端簡王公公祚以二公皆其鄉前輩常欲合刻其詩屬予選較予謂閃集可刪者過半非張匹敵當專刻張集而以閃集附後公以爲然庚戌公乞骸骨歸卧金陵不知竟果此志否

文光祿太青

鳳翔

戲作口吃詩云黠子向客共哆口漆栗筆窠

手柳酒本墨客揮犀鳳州有三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

筆窠也予使蜀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織白

固無從見之驛酒殊薄劣柳自入棧亦頗稀少予近和海盬

門人陳子文

爽

詠鳳縣金絲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織手又少

旗亭酒共傾唯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

并錄一

秦蜀驛程後記

三岔驛之東瀕溪金絲柳一株是百年物長條拂水婀娜

可愛昔傳鳳州三絕手柳酒宋元豐中詔貢百株植禁中

予舊有和門人陳子文絕句云鳳州三絕無織手又少旗亭

酒共傾唯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

霍亮雅曲周人倜儻任俠喜酒好撈菹之戲亦工文章卒後

申和孟

福

爲作傳其邑人劉津逮

逢

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

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或曰此十四字是敗家子弟小影耳  
宋岳侍郎珂玉楮集載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時宰囑以新淦  
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才得二  
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鮮試之乃絕不堪大怒曰數  
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  
君勿草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苟  
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  
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匠者夜窗偶試毘陵張顥筆  
因爲賦詩云世間未必無皐夔九疑虞舜不可追武皇銳意  
開絕漠摧鋒乃亦有衛霍嗟哉格物本一理顧人所用何如  
耳筆工在昔本市傭束毫傳管求售同誰云進伎不進道意  
匠輒與歐褚通虔州刺史覓佳筆雙管何堪須百日星馳一

騎到長安試手鳳池隨葉擲老奴恟慄丞相嗔能用此筆能  
幾人願窺翰墨減工製必使揮毫誇入神斗柄初回開電笑  
橐籥果符人所料中山聚族倘未殫束帛那容及年少是知  
人才用舍識別唯一心臯夔衛霍無古今妍媸能否唯在上  
所使此筆區區正其比我生識字僅一丁眼前所見徒毘陵  
未知當年新淦定何若正恐鍾衛二王無合作君不見此老  
一去知幾年當時鑿裁無復傳紛紛鷺毛抱筓賣恰費書傭  
三十錢

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没入教坊者順治末予在  
江寧聞脫十娘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歷中北里之尤也予感  
而賦詩云舊院風流數頓脫楊梨園往事淚霑裳樽前白髮談  
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又鄭姬無美順治中尚無恙虞山錢

宗伯贈詩云閑開閣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宋張魏公手書謁范文正公祠一絕云拜公祠廟識公顏神  
氣如生晚不還守土小生偏感仰太平功業重如山後書樞  
密副使綿竹張浚頓首題字畫甚拙詩亦劣

荊州江陵相故宅今爲公廨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

封疆危日見才難人傳以爲確論李天生

因說并錄一

漁洋詩話或題江陵相故宅壁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  
才難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  
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  
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  
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宗紳案靜志居詩話中山狼小說乃東田馬中錫所作今載其集中世傳以晉獻吉者數其負德誦也考之康李未嘗臨末黃才伯石讀見素揀空同奏疏詩云憐才不是靈  
莊老愁殺中山狼後狼然則當日所營乃負  
見素耳見素林尚書名俊字待用莆田人

吳郡尤悔菴工樂府流傳禁中 世祖屢稱其才既而 世

廟升遐尤一爲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時以樂府

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爲人膾炙予嘗寄

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遍

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瀟陵醉尉莫相輕旗亭

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爲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

試入翰林爲檢討

并錄二

漁洋詩話長洲尤悔菴 工樂府蚤歲作讀離騷諸傳奇流聞禁

中遂達 世祖御覽歎爲才子後 龍馭升遐尤自北平罷

歸余寄詩曰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飄零法曲

人閒徧誰付當年菊部頭尤為泣下

古夫于長洲尤悔菴晚年作詩中二十四友歌乃仿杜飲中八

亭雜錄仙歌之體所載皆海內名士之已歿者而中亦及余蓋因先

兄西樵考功而連類及之也詩見本集辭多不錄

何光遠鑿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

燒瓊破猫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

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

金鼎子唯徐妃二妹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誤觸鼎翻建

曰栗爆燒瓊破猫跳觸鼎翻憶延讓詩有此一聯先輩裁詩

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以俚鄙之詞遂獲顯擢

與孟公松月夜窗虛迥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云是

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奕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  
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封  
氏聞見記雒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  
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  
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  
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  
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  
皆可謂敏速矣又韋臯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  
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視人分兩題緩步池  
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并錄一

附錄香祖筆記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而不妨構思揮  
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疲于應命真一代之文豪歐公一代文宗而其推服前輩

此如



古夫于  
亭雜錄

文章遲速不同此由天性不關工拙故漢人云飛章馳  
檄用枚臯高文典冊用相如唐人詩云潘緯十年驗古鏡何  
涓一夕賦瀟湘又吳道子大李將軍俱畫嘉陵江山水於大  
同殿壁明皇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元一日之跡皆極其  
妙蓋又不獨文章爲然

淄川袁孝廉松籬

潘

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尚困

公車闈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譙鼓夜茫茫三條  
畫燭連心爇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鬢髮憑誰青眼  
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偏照河橋柳萬行武康陳孝廉興  
公之吟之至泣下是科表竟下第乙丑病蠱卒

宗補附識名場踏蹬千古同悲愚每誦查田太史詩倚竹無心於翠袖聽歌有淚滿紅  
牙非獨泥轉輒喚奈何孝廉之吟袁詩而泣下固其宜耳又柳南隨筆吾友陳亦翰嘗  
作別號舍文備極形容其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  
廊翼翼有脚尸之散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倫袒跣跌擗囊貯精聞呼唱喏受卷

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  
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日底號糞洞之高過猶唾之寢處則那  
嘔泄昏怵是爲大澁誰能逐臭搗筆而吸一曰小號廚不容席簪齊于眉增通于跖底  
爲焦僮不局不脊一曰牋號上雨旁風架構綿綿終藩離其中不戒于火延燒一空凡此  
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顏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  
別毋掣予肘陳爲虞山名宿作是文之年爲雍正癸卯受知北平黃少宰冀圖聯登鄉  
會榜偶病足不對大廷而歸益讀書講學工古文辭嘗見其爲人作墓誌銘一篇古  
質簡嚴下筆如鑄而此游戲之文風趣乃爾第世之登擢魏科者方懵然不解爲何語  
也

南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胡恢書久不傳唯江陰赤岸  
李氏有之李卽忠毅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按恢金陵人夢  
溪筆談稱恢博物強記善篆隸韓魏公當國恢獻詩云建業  
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官華

州推官而卒

并錄一

香祖筆記南唐書有馬令胡恢陸游三家馬陸二書盛行于世近  
吳門又有合刻胡書罕傳聞江陰李忠毅應昇家有藏本廿年

前屬江陰令陸雲士

次雲

門人楊侍講賓實

名時

求之不得按恢

客京師久不得調上韓忠獻公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

風雪一人寒公深憐之因得復官

庚戌狀元蔡崑暘

啓傳

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

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

絕句於扇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

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假歸卒

宗梅附識柳南隨筆吾邑向有官儒戶田多詭寄弊官自出雍正二年春音次去而

一二奸胥輩私以汪宮贊應銓出名投牒縣令冀免革除故事官批認牒必以殊筆點

訟者姓名其人或係縉紳則用圈焉時縣令爲喻宗極誤以筆點汪名在剛大怒作謝

云八尺桃笙臥暑風噴傳名姓將門東自從玉座標題後又得琴堂一點紅案官贊

字杜林康熙戊戌 賜進士第一人 及第其事與蔡相類而語妙過之

順治己亥在京師於慈仁寺市見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

客氏拜三字寶應朱國植

克生

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

使當天啓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

松江唐童子勲五歲而警年十二詩多可誦其先有汝詢字

仲言者亦警而能詩嘗註唐詩傳於世周宿來茂源贈童子詩

云家風師曠遠家學卜商傳又永平孟元輔熊源忠毅公子少

而失明好讀書聽輒成誦嘗選唐人詩五十家亦奇人也

唐詩人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藝文傳才調集所載

中流欲暮見湘烟一篇其作也懿宗時爲建州刺史卒見神

梨嶽郡人祠祀之宋紹興中封靈顯忠惠公後加靈佑善應

王再加廣濟王又加福佑威濟信順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

史之神載在祀典宋真文忠公序其詩今所傳黎嶽集是也

詩人歿而爲神未有如頻之昭昭者

并錄一

分廿餘詩唐詩人李頻爲建州刺史傳其歿而爲神邦人祀之有

詩話卷二十一

瑣綴

八

梨岳集行於世然北夢瑣言載頻遺棄糟糠別婚士族內行如此何以爲神此與宋劉公漫塘以道學正人而傳爲瘟神者同一不經也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啞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曰此浪子和尚耳見吳曾漫錄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姪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宜興陳其年

維

年四十餘尚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

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

蘇

因贈以詩曰朝

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

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驥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鉉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已未皆驗范海寧人驥字文白之弟也

已上池北偶談 并錄一

古夫于 亭雜錄陳其年少有文名於江左數奇落魄一日過京口有相士熟視良久曰君五十後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人皆笑以爲妄或贈詩云朝來日者橋邊過見說功名似馬周後果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

法慶靈轡禪師天岸昇公嗣法弟子也順治己亥予曾謁岸公於法慶未遑扣擊康熙癸丑廬居始與師有支許之契癸亥冬師遊京師與楊水心居士雪中見過予賦詩爲贈云行忘石頭滑坐愛地爐溫比其還山又賦詩送之云打包殘雪映歸寺藥苗春

蘇屋文

紫柏山巔有古刹我媚一老禪獨居數十載蛇虎馴伏今九

十有六矣惜不得其名燈下作頌古十絕句寄之

秦蜀驛程後記

監察御史賽

圖

求其父故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鄂

貌

公墓銘

公字麟閣

太宗時滿洲科目解元幼而貧常藝馬通讀書

尤好爲詩滿洲文學之開實自公始

桐城方畿字奕于人品修潔酷好爲詩而不諳更事以舉人  
銓授宣府推官會檄放宣鎮兵米適有故人至日夕與倡和  
爲詩吏因爲奸利遂坐劾罷歸歸益耽詩貧甚年七十餘訪  
親知山東卒於鳳陽舍殮草草諸子迎喪歸易匱更斂則舉  
體堅瘦如石有異香焉

廣東香山縣監生楊

錫震

自言得沈約四聲韻譜古本于廬山

僧今脩因合吳棫韻補詳考音義博徵載籍爲古今詩韻注

凡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奉 旨付內閣與毛簡  
討奇齡所進古今通韻訂其同異今楮字記汝天然禪師弟  
子也

慈溪姜宸英西溟古文有名於時 上在禁中知其人常與  
朱彝尊嚴繩孫並稱之曰三布衣己未博學鴻儒之舉朱嚴  
皆入翰林姜獨以無薦達不得與後年餘始以徐學士立齋  
薦與黃虞稷俞邵同以諸生召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也  
丁卯秋仍以太學生應順天試首場已擬第二人及二場表  
用點竄堯典舜典語監試御史某指擿令易之姜對以出李  
義山韓碑詩不肯易御史怒輒據其小不合例貼出之卷遂  
不得入古云數奇姜其是矣 并錄一

古天子  
亭雜錄

姜編修西溟爲舉子時表聯中用塗抹堯典舜典字點



竄清廟生民詩語監試御史不知出處指摘令改易西溟曰  
此出李義山韓碑詩非杜纂也御史怒借微錯歸出之

附錄雜錄又云亡友姜西溟以古文名當世其文務前英發於燕分爲多未第時以薦舉入明史館分纂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職新縱騎之害其文痛切淋漓不減司馬子長其論文則謂六經而下衰于左氏傳而五振于職國策蓋其爲文本挾縱橫之氣故云爾常選唐文粹之文出以示余惜未借鈔今其家尚存此本與否不可知會語其從弟孝廉晨夢訪之未見示也

宗泐附錄姜編修所著文曰滙圖未定彙詩五卷曰葦間集沉鬱頓挫得力故在韓蘄本朝一作手也兼工筆札瘦硬自成一家先大父官部曹時與之定交得其書頗夥今柙所藏唯臨舊人數頁及集唐楹帖而已間中玩賞真所謂以滄泊見滋味者

章惇之父俞卹公族子早歲無行妻之母楊氏早寡俞與之通已而生子以一合置水緘置其內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旣長登第卽惇也東坡先生送其出守湖州詩云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惇以爲譏已怨之紹聖中爲相坡渡海蓋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獨處

而無耐者卽楊氏也揮麈餘話載之甚晰

康熙庚戌冬沛縣閻爾梅古古在京師先考功兄召同吳江  
顧萬祺庶其飲予在座閻老而狂好使酒罵坐酒閒愚兄弟  
叩其所作閻朗誦數篇顧以前輩事閻執禮甚恭至是起贊  
曰先生詩不減杜少陵矣閻勃然怒直視顧曰小子何知何  
物杜甫輒以況我耶顧面色如土踉蹌而已予殊惡閻之僭  
誕思抵巇以折其氣有頃閻又自舉其雲中與曹侍郎秋岳  
倡和近體詩當日戰場成週禮至今兵氣滿寒空地高天近  
星辰大春少秋多草木窮云予曰先生此詩可追空同黃河  
水遶漢宮墻之作閻大悅曰知言哉向者芝麓謂合肥  
龔端毅云有詩  
當示西樵阮亭兄弟信然予徐笑曰知言某不敢當然有一  
言相質先生謂李獻吉顧出杜子美上乎閻愕然曰何謂也

予曰適顧生以子美擬先生某私以爲太過而先生怒斥之  
某以獻吉擬先生而先生乃大喜然則獻吉不遠過子美乎  
此某所未喻也閻報甚不能答但連呼曰不必言且可飲酒  
耳未久遁去明日西樵謂予弟昨因此老已甚予觀閻作但  
工七言八句然率有句無篇又皆客氣不合古人風調至七  
言古詩并音節亦不解直如警詞信口演說世人但爲其氣  
岸所奪耳自法眼觀之不免野狐外道

史傳記載有可疑者如三國志關羽傳注曹操圍呂布於下  
邳羽啓操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操許之臨破又屢  
啓於操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又姚  
寬西溪叢語云范文正仲淹守鄱陽喜一樂籍未幾召選到  
京以綿胭脂寄其人題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

珊瑚等牀六百七十五張倭刀兵器三百四十一件象牙  
璘瑯等鑲嵌箏琵琶絃子樂器八十件紫礪白礪三百九十  
五兩辰砂二百五十斤羊脂白玉碧玉黑玉等帶二百二條  
金龍壺杯盤等二千五百八件紅玉杯漢始建國元年注水  
卮白玉永和鎮宅世寶杯盤玉屏風玉山玉船玉盆玉佛玉  
人玉馬玉斗玉珮玉壺玉瓢玉盃玉版玉節等八  
百五十七件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兩有奇白金二百二萬七  
千兩有奇他物稱是籍沒朱寧黃金十萬五千兩白金四百  
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銀十櫃玉帶二千五百束織金仙鶴  
一對螺鈿屏風五十座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胡椒三千五  
十石此物已作  
倍元載矣蘓木七十三扛祖母綠佛像一尊白玉琴琵琶  
各一金船二古畫四十扛古銅器五十扛銅獅子四百車古

銅鑪八百二十座巧石八十扛他物稱是殆又過前代矣世  
蕃又有金絲帳金溺器人雙陸之屬

宗柁案坡詩吟妙如清夜微鐘孤人肌骨雖然貪者必癡物自有餘而意常不足彼何  
審計及於用與否耶他無足論如書畫宋槩及璞玉銅器之屬亦所謂用之適吾心者  
試問當時聲馳勢奔終年勞攘曾得一日摩挲否是積而不用縱盈千索億只如無有  
爾卒之負乘致危象齒焚身唯餘一二奇珍流轉人間適爲遺臭之資而已覽此條者  
直是心寒毋庸眼熱庶不  
負山人臆陳示戒之意云

范道人者德州人居衛河西琵琶郵生於明嘉靖三十年辛

亥程工部正夫先貞以康熙庚戌見之年一百二十歲矣起居

如平時五官之用未嘗少衰平生不知服食修養之術少貧  
不娶事母最孝謹入九子祠爲香火道人祠有祭田數畝躬  
耕而食何思何慮與人一無所忤正夫贈以詩云頗聞愛日  
依慈母直數生年到肅皇業做逍遙遊廣莫身餘渾沌屬中  
央淄川高念東珩侍郎亦嘗訪之

附錄居易錄程正夫葛巴剌碗歌序云有客自燕至出其囊有阿房宮磚視一陸探微  
畫一古刺水十餘罐玉球一葛巴剌碗一磚作蜜蠟色肌理瑩滑如玉厚三寸方可盈  
尺最發墨陸探微六朝人畫茫茫然於日中彷彿可觀是昔色山水古刺水用錫罐貯  
之上朱刻永樂二年蒸造碾重二斤水入兩香氣酷烈玉球如雞子大山水人物樓閣  
舟船刻畫精妙內外凡四層疑是鬼工也葛巴剌碗西僧頂骨所爲以供佛者予按  
探微劉宋人好作古聖賢及諸佛菩薩像不聞畫山水恐傳謬耳顧抑猶錫罐也

靈隱碩揆禪師昔與予別于揚州禪智寺今住常熟之三峯  
卽漢月和尚祖庭也丙子冬十月寺中桃花盛開明年四月  
梅花又開花葉相間碩揆與老友錢湘靈陸燦書來徵詩予賦  
六絕句寄之至則師已化去矣

偶見一帖牡丹詩題曰開元初紀號李邕書而詩中有號國  
邊鸞等句殊可疑訝

浯溪新志言黃山谷題魯公磨厓碑詩凡一百八十餘字刻  
中興頌之右順治中永州府推官某過而賦詩屬祁陽令刻  
之石令媚推官輒鑄去山谷書一角刻焉千古名蹟一旦刊

缺志載之災異宜矣

并錄一

居易錄

祁陽浯溪山谷題中興頌碑

蘇尾續文作碑頌

後詩刻世謂之小

磨厓與顏書並重順治初有縣令媚其上官乃磨去一角刻其詩過者驚惋予觀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云美玉抵禽高冠藉足又云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劓投四裔魑魅何以別耶石不能言其豈無冤吾反復其言而悲之先顏後黃其揆一也欲擬作一篇輒著于此

續文無此九字

今桐城相國張公

英

爲諭德時以詩集屬予評次予見其梅

花詩有云嘉名他日傳調鼎記取蟠根在草茅曰宰相語也

今果驗常熟歸少詹

九

丙辰落第後居京師每徒步袖詩相

質予見其和平恬澹絕無憤懣叫號之氣歸故善楷法予謂

之曰君必狀元及第己未果傳臚第一人詩爲心聲諒矣

并

香祖筆記 滬水燕談記王黃州題孫僅文編云明年再就堯堦試

應被人呼小狀元僅果繼兄何復第一世以元之爲知人予昔在京師丙辰榜後常熟歸少詹孝儀以舉子下第留京師每徒步造予寓舍以詩卷相質予語之曰君書法既工而新詩無一怨尤憔悴之語將來必狀元及第己未臚傳果第一又丁丑常熟嚴寶成虞惇癸未閩縣趙書山晉子皆決其必登鼎甲已而二君先後榜眼及第二君皆予門生也

李容齋相國壬戌典會試得士最盛子孚青先以己未進士入翰林一日宴集諸門生史講學夔獻詩有云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剡卿時以爲不減唐人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 并錄一



源洋詩話

合肥李相國容齋

天

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多通

顯置酒新第翰林侍讀學士史胄司

變

卽席賦詩曰郎君館

閣稱前輩弟子門墻半列卿時比於唐人鸞掖鯉庭之句

南海舉人歐之麟貽其從世祖禎伯虞部集若干卷後附禎

伯青衣李英詩曰歷遊集餐霞集當壚集又贈言一卷則徐

子與沈蛟門文五峯諸人之作皆在子與極稱英咏月五言

絕句

云

予尤喜其臯蘭觀獵七言云白草黃沙羽獵齊將軍

鏖戰馬頻嘶籌邊已斷匈奴臂百萬菟田大夏西頗見格調

顧氏國雅集登其人非過也

馮開之先生

正

快雪堂集頗得禪悅山水之趣予少時極喜

之武林孝廉馮念祖字文子先生曾孫也執經于予一日請

集序予問之曰初刻此集成僅摹印三十部板尋燬于火故

流通絕少欲以頻年館穀所入重鑊之梓予嘉其志匆匆數年未有以報聊記于此

宗甫附識勇參云馮開之先生本秀水人後繼妻于杭沈氏遂附外家以居通籍後與同年生沈懋學屠隆以文章意氣相豪縱酒悲歌跌宕俛仰聲華藉甚亦以此負狂簡聲方在史館人或戒之曰翰林官婉婉觀開如好弱女子至公卿如傳遷耳先生曰我則不能如芥脚婢裏昆髻踏行數步便思解去亦欲耐事口喫肺齧煙牙送出齒頰開我亦無如之何也仕至南京祭酒誘掖獎勵士氣翕然一變南曹郎姪其慢已飛章劾之先生曰此代西湖移文趣我也遂移疾去官築別室于孤山之麓名其堂曰快雪益與四方賢達相周旋凡九年而卒又梅花草堂集先生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答曰此事如美人如彘鼎如古法書名画豈宜落他人手聞者歎美之然先生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盥以待會盛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

偶得孫山人太白詩集六卷大名董復亨元仲刻本也集中載與費文憲公鷺湖倡和二詩又有約費閣老先生遊武夷山二絕句云他日移居溪水上游衣同拜武夷君觀數詩則山人與文憲交契不薄小說記載恐非事實特欲重山人聲

價耳

詩話卷二二八

瑣綴

十七

宗禱附識孫山人名一元字太初所著有太白山人漫叢談仲木遷海昌外志所載伏  
事云關中孫太初山人寓武林南屏山嘗畜一鶴自隨與許給諫祀泉子善許爲置田  
三畝歲輸粟于萬峯深處以充鶴糧而作券文曰太白山人崔田在九祀山書院之陽  
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百步歲計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其成數于  
杭之西湖南屏山歎歲則去其半以主人潤筆取金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輪之  
者主人之僕歸義董之者主人之弟檣卿舟仲主人謂誰山人之友祀泉子許台仲甫  
也名崔田券案是券畧載海鹽縣圖經給諫名相卿世居海寧黃山在明世廟時官情  
殊淡營別墅于海鹽茶磨山曰紫雲居遂終老焉吾師查爾查爾先生講夢棚爲給諫後大  
宗捲捲先業以修脯餘資勉爲繕葺昔歲甲寅師有查爾查爾之約招同葛廬先生泊蓮堂  
兄弟參止齋兩弟信宿山中仰把清芬令人低徊不能去因錄太白山人詩並詳著券  
文斯乃吾鄉佳話也

吾友彭少宰羨門

孫遜

以康熙丁丑假歸己卯九月率子姓姪

甥輩登秦駐山賦詩云平生幾量中郎屐更不登臨奈老何

明年庚辰重九後遂下世殆識也

已上居易錄

安邱劉憲石相國

宗正

好爲詩嘗賦從軍行云匣裏雙雄劍腰

間兩石弓蓬蒿真浪死何必怯遼東後竟以事隸旗下人以

爲詩識

宗枬附識野客叢書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况味味休咎之微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案自來說詩識者唯此最爲名通彼好作吉祥之語果何所應止自成其惡詩而已

全州謝良琦字石曜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恃才傲睨意不可一世常以謁巡按御史與予解后公辭初未相識彼此不交一言罷去旣而知其予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予漁洋詩序予笑語人謝君何前倨而後恭耶亦見蠶尾續文予少游京師日與汪茗文琬劉公誠體倡和晨夕過從無間一日往汪邸舍其小僕孫玉者走報曰王貽上來茗文出爲予述之予笑曰此子不減蕭茂挺家僕

李西涯集第六卷主一齋爲徐公肅都憲作又徐亞卿原一  
六十二得雙生子戲贈原一與崑山徐健菴司寇初字同公  
肅與其弟立齋相國初字同立齋亦爲都憲健菴亦爲亞卿  
何其膾合至此但前之二徐未悉其名耳

蜀人射白鷗錦雞以食余嘗賦詩記其事范石湖桂海虞衡  
志載嶺南近海郡或以鸚鵡作鮮孔雀翡翠爲腊余邑子又  
有嗜食金魚者天地間何所不有

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三十餘處人  
呼爲白舍人行詩圖此視書團扇繡弓衣者奇矣而出于市  
井之流尤奇之奇

續文獻通考載劉辰翁須溪集一百卷今所傳止記畧二卷  
及批點老莊列班馬世說摩詰子美長吉子瞻詩九種耳

宗柎附識兄寒字云余所見須溪批點荅王荆公章左司集則不止於九種矣先生豈未之見耶案今校刻荆公詩注原本有劉評點凡以其品藻甲乙容有未當並芟去之愚更疑他人僞托也

秦少游有姬邊朝華極慧麗恐妨其學道賦詩遣之至再後南遷過長沙乃眷一妓有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句何前後矛盾如此

予最愛湯養仍先生絕句清遠樓中一覺眠雨鳩風燕乍晴  
天年來愛作團樂語不得中男在眼前昔丁卯戊辰間予家居而第三男啓泐官文登廣文嘗寫此詩寄之以代家書真不減子由彭城逍遙堂絕句也與觀羣怨學詩者當于此等求之

宗柎附識勇參述高廬先生云末二句最甚極口清遠一絕未免太過緣結句太率直耳

聯對雖小道亦足見人才思門人殷彥來曩在京師集成語

相贈時稱其自然工妙又汪閣學文漪瀨一聯云尚書天北

斗司寇魯東家人亦稱之已上香祖筆記

宗枏附識近時聯對其塵俗亢峽者無論矣卽書前賢偶句大率陳陳相因與其人其地不肖也乃如玉山雅集及寄園寄所寄頗有記載亦不得佳吾家給諫應事有吳侍讀然巖集唐句云千秋鴻寶呈金鑑一片冰心在玉壺涉園東閣有樓范忠貞公嘗身坐一卷云云尚矣外此雅有山有水援而止老圃老農歸去來一聯歷落有致乾隆辛未柎於蓮葉塢東築度香池館會集涪翁句云觀水觀山皆得妙透風透月兩明軒其南小閣云山靜似太古畫長宜讀書一則唐子西句一則陳子微句雖未甚工差不失本色

語爾

建安徐爰又橫年八十介其友鄭山公侍郎以詩求余序滁  
州嚴叟治頊字素臣年八十五介余門人吳翰林嵩以其稗  
言集求余點定皆云待此蓋棺計其年今皆餘九十矣書之  
以無負其數千里謬誣之意

劉公誠欲往蘓門留詩別余與鈍翁石臞輩云燕市酒徒稀  
後旬日余賦登高詩云十年長事少袁絲公誠見之笑曰何

相報之速耶

并錄一

古夫于  
亭雜錄

同年劉吏部公誠順治己亥官刑部主事將假歸潁川

有詩別予及茗文周量曰緝有句云燕市酒人稀未幾予作  
九日詩云十年長事少袁絲公誠見之笑曰何相報之速邪  
已未博學宏詞之舉田綸霞變以工部郎中與焉已而被落  
題溫飛卿集後云一代才名乾膜子入吟又手亦徒然不教  
詞賦陪彫輦空讀南華第二篇然不十年官至巡撫江南僉  
都御史

門人陳子文

奕

自黔南歸補南安太守未幾病卒蔣靜山

錫

哭之云已亡飛鳥驚蛇蹟又失嶽寄歷落人子文書法名當  
代人尤豪雋余方欲作哀輓見靜山詩遂爲閣筆

叔子

士

幼穎悟一日廣坐中客有舉焦竑字弱侯爲問者皆



曰當亦魏相字弱翁之義叔子方十二歲從未座起曰非也此出考工記輪人竝其輻廣以爲之弱也一座驚異

余少與彭少宰羨門

通孫

友善後同官卿貳一日諸公集朝房

余問彭兄鄉中蓴菜風味何似彭奮云不知余笑曰應緣無蓴鱸之思是以不知其味彭與諸公皆大笑

宗枏附識蓴菜似鳧葵水深則莖肥葉少水淺則葉多莖瘦春莖而未葉者名蓴三月八月莖細如釵股名絲蓴九月後浙粗硬冬月萌在泥中鮑短名龜蓴又長箋曰蓴入秋爲油蓴謂其腴也鹽邑素無此種杭之西湖蓴之太湖多有之以蕭山湘湖爲勝然皆距吾鄉二三百里殊不易致少宰不知故是真實語外舅馮翁贖庭昔自吳門惠寄唯故友蒿廬先生先兄南垞歎爲絕佳余味之數過終不解其美松江之鱸亦然益信江東之思向是有託而云然奚必其沾沾鄉味耶

余官刑部尚書一日閱爰書有名螃蟹者侍郎徐公青來潮因言今歲津門蟹多而價廉余笑謂曰公因紙上郭索遽思朶頤耶

汪鈍翁跋西樵阮亭手帖云予友新城二王相善也故藏其



獨坐雙藤倚戶外羣僚奉手屏氣不知存之居太微執法之署視菰蘆中老屋數間何如也憶余昔官御史大夫時退食謝客焚香掃地下簾讀書自一二韋布故交以風雅相質外門雀可羅也然則執法之署與菰蘆老屋豈有異哉試以質之忠憲必相視一笑也

李白謂五言爲四言之靡七言又其靡也至於詞曲又靡之靡者詞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當行而東坡稼軒直以太史公筆力爲詞可謂振奇矣元曲之本色當行者不必論近如徐文長漁陽三弄木蘭從軍沈君庸之霸亭秋梅邨先生之通天臺尤悔菴之黑白衛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間一種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

并錄一

宗梅附識 本朝詩餘突過明代韻唯竹垞太史直接南宋諸公讀集中序論妙音獨得宜江湖載酒諸集冠絕古今也山人詞話意似微主北宋而于奇險縹緲之作意亦

賞之所著衍波詞自屬天分  
過人耳較遲詩集奚翅數籌

分甘 婁江十子虹友王才尤高余嘗序其金陵集鶴尹詩才

不及而獨工金元詞曲所爲籌邊樓浩氣吟等傳奇不但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殆可謂詞曲之董狐

宗構案詞餘爲曲盛於元明哉 朝自孔東唐桃花扇洪裨哇長生殿二曲之外指不

多屈蓋作者固難知之亦復不易觀方諸生曲律始得曲中三昧其論宮調源流文繁

不錄錄其雜論數則如左 人之賦才各有所近馬東籬王實甫皆勝國名手馬於黃

梁夢岳陽樓諸劇種種妙絕而一遇麗情便傷雄勁王於西廂綠竹芙蓉亭之外作他

劇多草草不稱尺有所短信然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領不及王要非定論稱戲

曲曰荆劉拜殺益不可曉殆優人戲單語耳 古戲必以西廂琵琶修質其體故然何元朗並

法讓西廂故常離爲雙美不得合爲聯璧 西廂組艷琵琶修質其體故然何元朗並

嘗之以爲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勝二氏者哉遇矣

拜月語似草草然時露機趣以望琵琶尚隔兩塵元朗以爲勝之亦非公論 古曲自

琵琶香囊連環而外如荆叙白兔破密金印羅鯉牧羊殺狗勸夫等記其鄙俚淺近若

出一手殺狗則吾友鬱藍生爲旌韻以飭而整然就理矣 劇戲之道出之貴實而用

之貴虛明珠浣紗紅拂玉合以實而用實者也還魂二夢以虛而用實者也以實而用

實也易以虛而用實也難 臨川湯奉常之曲當置法字無論盡是案頭異書所作五

傳紫蕭紫釵第修藻艷語多瑣屑不成篇章還魂妙處種種奇而動人然無奈腐木敗

草時繞筆端至南柯卽聯二記則漸削蕪類儼就矩度布格脫新遺辭復俊其招拾本

色參錯兩語境往神來巧盡妙合又視元人別一畧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使其約陳

和鸞稱閑聲律汰其臆字累語規之全瑜可令前無作者後鮮來詰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聲牙多令歌者辭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爲中之之巧曾爲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以致臨川臨川不憚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物折天下人噪子其志趣不同如此愚不知曲而好讀曲每於抱病初起或懶倦欲睡時輒思展閱傳奇以醒心目奈插架所有僅習見數種近知柳南所稱徐復祚字陽初號琴竹工詞曲有紅梨投梭視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亦畧知其目而未觀其辭也方諸生者姓王氏名贖德字伯良明天啓間吾浙之會稽人

桐城方邵郵

亭成

侍御坦菴詹事

次子幼而穎慧父奇愛之

命小名曰姒哥以嬌女況之也坦翁寓廣陵余時爲揚州節

推以年家子見明日語人曰王君才美勝吾姒哥邵郵亦語余曰吾書畫度曲事事過子唯作五七字則遠不及嘗爲予畫兩扇其一花樹上作一雀雛其一子母雞小者如豆意態如生殆入神品其詩初未入格後游汴梁手書近詩作長卷寄余京師風調格律無一不合惜未裱潢今忘之矣

捫蝨新話載蔡相當國日適有美闕兩選人競欲得之蔡曰能誦慮全月蝕詩乎一耆年者應聲而誦如瓶瀉水一座盡傾蔡大喜遂得美除近日崑山顧英武寧人號強記在京師一日會於邸舍余謂之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蚨蝶行一過當拜服顧卽琅琅背誦不失一字蓋此篇聲字相雜無句讀又無文理可尋最爲難讀故也

彭堯論字西園中州人仕爲某府通判頃見某爲作傳云常在京師人家席上遇竟陵鍾惺談詩不合欲拳毆之鍾避去乃已余讀之失笑方鍾名盛時如堯論輩者遇之方屏息不敢而敢與之論詩且拳毆之耶不度德不量力姑妄言之適足供識者一笑耳

章秀徐州人家於汴能小詩初適市人負販者厭之已而棄

去獨居孫檢討子未勸游梁與相倡和遂歸之時康熙丁亥  
章年六十又五而倡隨甚相得也常在中牟有和余三絕句  
云

寫真一技古稱顧虎頭此藝雖精終不能與山水竹石花鳥  
龍魚等埒近日如曾鯨謝彬輩以此擅名吾見其晚年筆墨  
亦草草耳近有鴻臚序班禹之鼎名重輦下曾爲吾作放鵬  
荷鉏雪谿詩思數圖時有利鈍癩氏稱武烈太子偏能寫真  
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蕭貴劉  
靈劉孝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又有西朝中書舍人吳郡  
顧庭平氏縣令彭城劉岳昔王右丞趙承旨竝擅此長不以  
爲諱然今之名世亦罕觀矣

唐張祜長慶寶歷間詩人之翹楚或薦於上時元稹爲相力

沮之不得召見罷歸祜見知於樂天而沮於微之此理之不可解者而元之相度人品亦可想見

已上古夫于亭雜錄

盧循盜賊而沙門慧遠與之友善祖約叛逆而少與阮孚齊名王丞相尤愛重之曰昨與祖士少語遂令人忘疲是皆理之不可解者杜子美贈蘓渙詩序云蘓大侍御渙靜者也渙竟煽動嶺表與哥舒晃作亂亦其類也

附錄分甘餘話洪覺範云遠公拒謝康樂入社而與盧循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於循謂不知人則何明於遠通余於此段公案固常疑之然又念遠開蓮社聚五百數十人何其多耶豈此百數十人者心盡不雜過康樂乎抑來者不拒乎宜淵明之攢眉而獨拒一康樂何說耶恨不起遠於地下而問之

重陽前一日風雨觀冷齋夜話劉跛子事戲爲絕句云不從勾漏覓丹砂不借鸞輪轉法華祇愛青州劉跛子一年一看雒陽花又云蜂蝶蕭疎春日斜雒陽花事委泥沙野人久狎東籬菊不愛鋪堂富貴花

南唐徐鉉畫牡丹進御謂之鋪堂花



韓慕廬宗伯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後余考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輩賦淡巴菰歌

宗博附識在園雜志烟草名淡巴菰見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榻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亦忘憂之類也玉如言采得遂傳其種其在外國者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烟最佳者名蓋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余塘浦城濟寧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開有吸之者今則遍天下矣樊榭山房集咏烟草天香詞一闕序云烟草神農經不載出於明季自閩海外之呂宋國移種中土名淡巴菰又名金經薰食之之法細切如縷灼以管而吸之令人如醉社寒破寂風味在麴生之外今日偉男鬚女無人不知而予好之尤至恨題詠者少令異卉之煙癮也暇日斐然命筆傳諸好事詞云噫曠沙空星落翠翦拂龍龍種瑞草秋葉頻翻春絲細吐奇與絳囊雨小荷留漫款正一點溫磨相惱纔近朱櫻破處堪憐蕙風初扇嬌寒職回料峭勝檳榔爲銷殘飽旅枕半敲重透夢關人情幾縷巫雲尚在渡嘔袖餘花未忘了喚別香橙暗繫醉袍

近科以來海內名士登第無遺唯武林吳寶厓

陳瑛

廣陵殷彥

來魯尚困塲屋時論惜之余乙酉冬賦二詩寄寶厓宋牧仲

蒙宰見之卽延致於家盛爲推挽彥來時客閩中余亦有書

寄之其畧云頃江浙閒獻詩行在蒙被知遇者多有何

吾彥來竟爾寂寂也又一書云比來釋屨立致青雲者何限

而彥來之才望一鄉舉不啻千佛名經天之厄才如此知復

何意雖然遇合有時如二君者正將捉鼻憾不免耳

涇陽李岷瞻

念慈

汴梁竹枝詞云紅油車子賣蒸羊啓蓋風吹

一道香余見之笑曰信陵賓客東京夢華古今來應有多少

感槩而顧朶頤紅油車子之蒸羊此正呂頤浩所云措大知

甚好惡者耶

宗棹案竹枝汎言風土凡鄉曲鄙事委巷瑣譚風趣天然俱堪入詠所謂文不似絕俚不入諺乃是本色唐後人佳什具在覆按自明若懷古之作體格既殊音情亦別未可

樂以一律也山人偶然興到自成一則解頤之

一語非論竹枝本有讀書會於意言之表可矣

昔在郎署時與劉公敞汪若文董玉虬梁曰緝程周量輩無旬日不過從倡和吳江計孝廉甫草東亦與焉公敞自刑部改吏部郎中例應關防一日甫草詣之闈者拒弗爲通甫草退而獻詩云隔牆空望馬纓花公敞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時常集飲於此故云長安傳以爲笑

徐東癡隱君居系水之東高尚其志李容菴念慈爲新城令最

敬禮之與相倡和李罷官僑居歷下繼之者東光馬某亦知東癡之名然每有詩文之役輒發硃票差隸屬其結撰稍遲則籤捉元差限比隸畏扑責督迫良苦東癡亦無計避之時傅彤臣侍御里居數以爲言馬唯唯然終不悛也容菴知之乃遣人迎往歷下及馬罷官始歸馬作令亦平易近人情獨

於東癡一事殊不可解山谷云士大夫唯俗不可醫馬令正坐一俗耳使胸中有數卷書定不至此也

吳嘉紀字野人家泰州之安豐盧場地濱海無交游而獨喜爲詩其詩孤冷亦自成一家其友某家江都往來海上因見其詩稱之於周櫟園先生招之來廣陵遂與四方之士應酬倡和聲氣浸廣篇什亦浸繁然而寒瘦本色自在今陋軒集中佳者故不減郊島風格或有謂其詩品稍落不終其爲魏野楊朴者似非篤論也

司馬順字燕克溫文正公裔孫宋南渡世居山陰明祭酒恂御史聖皆其後也順嘗游黔謁先高祖忠勤祠於永寧作長歌一篇其叙述平羿蠻功尤悉庚寅四月過余里又往拜家祠賦五言古詩一章且云貴竹有二王公祠祀陽明先生暨

公也

二詩別  
録家乘

已上分甘餘話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八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九

漁洋山人

外紀門一

答問類

宗梅附讀明纂詩話適在齋購得詩問四卷首卷鄭氏梅翁廷槐所問四卷長山劉氏大勤所問兩君皆從山人受業者至二卷三卷一則殷陽張歷友篤慶答一則梁鄉張蕭亭實居答其問語與首卷悉同蓋梅翁刊行並及長山爾愚既具載山人元文復就兩家所答有可疏通而證明者取其一二附錄各條之後以備參覽焉又彙從雲問鈔得晚年定論數葉卽答梅翁問語也古大千亭問答數葉卽答長山問語也中間脫謄殊多得刊本勘正快甚吾友萬應先生昔嘗評注今亦采附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頽波唯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已下耶氏問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

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張歷友云嚴羽滄溟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于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此得于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袍也

張蕭亭云夫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爲讀書者言之非爲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爲枚乘等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爲枚作耶又蘓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

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冉冉孤  
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爲傅毅之辭二書出于六朝其說必  
有據依要之爲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  
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  
雅

歷友云昔人謂十九首爲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之  
詩涵詠而出者如太羹醇酒非復泛齊醲齊可坪也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髣髴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  
徑之可尋方入其室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第二  
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湘轉古樂府之  
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無刻畫始可以稱  
樂府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  
誕乞指示之



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也  
郊祀類頌銑歌鼓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  
百篇而起者也唐人唯韓之琴操最爲高古李之遠別離蜀  
道難烏夜啼杜之新婚無家諸別石壕新安諸吏哀江頭兵  
車行諸篇皆樂府之變也降而元白張王變極矣元次山皮  
襲美補古樂章志則高矣顧其離合未可知也唐人絕句如  
渭城朝雨黃河遠上諸作多被樂府正得風之一體耳元楊  
廉夫明李賓之各成一家又變之變也李滄溟詩名冠代祇  
以樂府摹擬割裂遂生後人詆毀則樂府寧爲其變而不可  
以字句比擬也明矣來教必具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  
尋乃入其室數語盡之

歷友云樂府自樂府歌謠自歌謠不相蒙也樂府不特另具風神而亦具有體格古今  
之擬樂府者皆東家施捺心伎爾也雅頌爲樂府之原西漢以來如安世房中歌郊祀

十九章饒歌十八曲不唯音節不傳而字句亦多魯魚失真然其辭之古穆精奇迥乎神筆豈操觚家效顰所可施無論近代卽魏晉而降如繆襲鼓歌曲陳思王鞞舞歌晉之白紵拂翔等歌亦豈嬰揣其萬一乎至唐世法部如伊涼甘州之屬多采名童絕句其中音節今亦不傳然而歌謠者古逸也樂府者正樂也不祇神妙天然而叶應律呂非可以騁辭縱臆爲之者觀漢之大樂其初皆掌之協律都尉李延年非苟然也固知古詩可擬而樂府必不可擬此錢虞山所以議歷下爲古官錦也

蕭亭云古之名篇如山水芙蓉天然踴躍不假雕飾皆偶然得之猶書家所謂偶然欲書者也當其觸物興懷情來神會機括躍如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有先一刻後一刻不能之妙況他人乎故十九首擬者千百家終不能追踪者由於著力也一著力便失自然此詩之不可強做也

許嵩盧云大風歌一名三侯之章

問蕭選一書唐人奉爲鴻寶杜詩云孰精文選理請問其理安在

唐人尚文選學李善注文選最善其學本於曹憲此其昉也杜詩云云亦是爾時風氣至韓退之出則風氣大變矣蘓子瞻極斥昭明至以爲小兒強作解事亦風氣遞嬗使然然文選學終不可廢而五言詩尤爲正始猶方圓之規矩也理字

似不必深求其解

高麗云昔人云注定於五臣音義於曹憲

問李滄溟先生嘗稱唐人無古詩蓋言唐人之五古與漢魏六朝自別也唐人七言古詩誠掩前絕後奇妙難蹤若五古似不能相頡頏滄溟之言果爲定論歟

滄溟先生論五言謂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此定論也錢牧翁宗伯但截取上一句以爲滄溟罪案滄溟不受也要之唐五言古固多妙緒較諸十九首陳思陶謝自然區別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三家橫絕萬古後之追風躡景唯蕪長公一人耳

歷友云世無印板詩格前與後虛不必其盡相襲也歷下之詩五古全做選體不肯規摹唐人七古則專學初唐不涉工部所以有唐無五言古詩之說也究竟唐人五言古皆各成一宋正以不依傍古人爲妙亦何嘗無五言古詩也初唐七古聲韻流麗動合風雅固正體也工部以下一氣奔放宏肆絕塵乃變體也至如昌谷瀟李廌全馬異則

純乎是魅世界矣若以絕句言則  
中晚正不減盛唐又非可一槩論

蕭亭云五言之興源於漢注於魏汪洋乎兩晉混濁乎梁陳風斯下矣唐興而文運丕  
振虞魏諸公已雜舊習王楊四子因加美麗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  
之新聲蕪張之手筆此初唐之傑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  
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  
常建之超凡大歷貞元則有韋蕪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錢郎之清賤皇甫之冲秀  
下及元和雖晚唐之變猶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叅之博大其辭是皆名家擅場  
馳騁當世詩人冠冕海內文宗安得謂唐無古詩至於七言前代雖有唐人獨盛他人  
勿論如李太白之蜀道難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篇  
杜子美哀江頭哀王孫古栢行劍器行漢陂行兵車行洗兵馬行短歌行同谷歌等篇  
皆前無古而後無今安得謂唐無古詩乎試取漢魏六朝累量比較氣象終是不同謂  
之唐人之古詩則可  
滄溟先生其知言哉

問七言律詩而外如古詩歌行詞曲引篇章吟詠歎謠風

騷哀怨擬弄諸體其體格音律字句何以分別始不混雜

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悲如

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大略如此可以意

會耳

蕭亭云談藝錄云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  
其勢譬如萬物紛已情勢各以其狀隨規矩矩員方故獲其舊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字  
圓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權思若聯絲應之杼軸文如鑄  
冶逐手而遷縱橫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也嗚呼盡之矣

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學樂府宜宗何人  
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體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  
垓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自與五七言古音情迥  
別于此悟入思過半矣

問七律三唐宋元體格何以別優劣

唐人七言律以李東川王右丞爲正宗杜工部爲大家劉文  
房爲接武高廷禮之論確不可易宋初學西崑于唐却近歐  
蘇豫章始變西崑去唐却遠元如趙松雪雅意復古而有俗  
氣餘可類推

蕭亭云七言律詩五言八句之變也唐初始專此體沈宋精巧相尚然六朝餘氣猶存  
至盛唐聲調始遠品格始高如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詩作名臻其妙李願高適若

足爲萬世法程杜甫渾雄富麗克集大成天寶以還錢劉並鳴中唐作者尤多草應物  
皇甫伯仲以及大歷才子接踵而起敷詞益工而氣或不逮元和以後律體屢變其造  
意幽深律切精密有出常情之外雖不足鳴大雅之林亦可爲一倡三歎至宋律則又  
晚唐之監觴矣雖歐梅蘓黃卓然名家較之唐人氣象終別至于元人品格愈下雖有  
虞楊揭范亦不能力挽頽波蓋風氣使然不可強也況詩家此體最難  
求其神合氣完代不數人人不數首雖不敢妄分優劣而優劣自見矣

問五古句法宜宗何人從何人入手簡易

古詩十九首如天衣無縫不可學已陶淵明純任真率自寫  
胸臆亦不易學六朝則二謝鮑照何遜唐人則張曲江韋蘇

州數家庶可宗法

蕭亭云漢魏古詩如無縫天衣未易摹擬六朝綺靡實辭佳篇故昔人謂當取材於選  
取法於唐朱文公謂學詩當從韋柳入門愚謂不盡然盛唐詩或高或古或深或遠或  
長或雄渾或飄逸或悲壯或淒婉皆可師法當就筆性所近學之方易於見長嚴滄浪  
云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緊急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否請

問其詳

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辨

爲橋枝詞而和者尚少

歷友云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後人一切諧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于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優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詞之一體也

問七古長短句波瀾卷舒何以得合法

七言長短句唐人唯李太白多有之滄溟謂其英雄欺人是也或有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爲大雅

歷友云案長短句本無定法唯以浩落感槩之致卷舒其開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因自然之波瀾以爲波瀾昔人云法在心頭泥古則失是已然而起伏頓挫亦有

自然之節奏在

蕭亭云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譬拔而無鋪叙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如栢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貫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

有法度

問七古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七言古平仄相間換韻者多用對仗間似律句無妨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貴頓挫切忌平衍

歷友云七古平韻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仄韻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七言古大約以第五字爲關捩猶五言古大約以第三字爲關捩彼俗所云一三五不論不唯不可以言近體而亦不可以言古體也安可謂古詩不拘平仄而任意用字乎故愚謂古詩尤不可一字輕下也

蕭亭云詩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此所謂句法也以氣韻清高深渺者總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故率律不講而不得使句弱字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七言第五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愚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皆響又何分平仄哉

### 問七古換韻法

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尚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句稱勿頭





羽乃其旨要如有不叶終未合法宜於何書探討

詩但論平仄清濁詩餘亦然唯元人曲則辨五音故有中州

### 韻中原韻之別

蕭序云五音分於清濁清濁出於喉齒牙舌唇如公韻貢較喉音屬宮之宮中腫衆視商音屬宮之商息聰聰族牙音屬宮之角東董凍篤古音屬宮之徵蒙蒙茂木屑音屬宮之羽此其一隅也清濁分而五音自判矣今人作詩但論平仄而抑揚清濁多所不講似亦非是試述一例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袈衣臥月明飽飯二字皆仄轉作飯飽黃昏二字皆平轉作昏黃則不諧矣雖然三百篇而後未必盡被管絃但求寫意興而已故寧使音律不叶不使辭意不工此杜律之所以多拗體也不特詩爲然傳奇之曲乃必用之謳歌者湯若士先生四夢多不合譜有改其牡丹亭以叶音律者先生題詩曰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然借海雲孤縱饒制就時人景終魏王維舊雪圖此亦可作

證一

問律古五七言中最不宜用字句若何

凡粗字纖字俗字皆不可用詞曲字面尤忌卽如杜子美詩紅綻雨肥梅一句中便有二字纖俗不可以其大家而槩法

之

蕭亭云王敬美先生曰律詩句有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詩尚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唯詩亦然况鄙俗之言不與之語乎

問七言五句古六句古其法若何

七言五句起於杜子美之曲江蕭條秋氣高也昔人謂貴詞明意盡愚謂貴矯健有短兵相接之勢乃佳

蕭亭云七言五句或第四句既合之後復拖一句轉轉使餘韻悠然或二三句雙承第四句方轉以取第五句之勢六句似常如律法前後起結三四兩句如律中兩聯總之宜孤峭中有悠揚之致

問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五句古否

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仲宏曰

五言短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

歷友云五言六句古齊梁間多用之唐人劉文房龍門八詠亦善此體然幾於半律矣特以其參用仄韻故亦仍爲古體大約中聯用對句前後作起結平韻仄韻皆可用也五言古五句體唯劉宋前溪歌爲然其詞曰黃葛結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逐水去何當順流還還亦不復歸此詩頗爲創格妙有餘韻或以爲車騎將軍沈充所作舞曲也

問秦漢風味與三唐何如

秦詩具於詩之秦風漢人蘇武李陵枚乘傅毅之作去國風未遠六代唯陶彭澤二唐唯韋蘇州二公可以企及

蕭亭云高廷禮曰詩自三百篇以迄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于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唯唐爲然李本字曰啓之水三百篇良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闕矣將安所益乎出二公之言觀之時代不同風氣自變苟法嚴而辭諸意貫而語秀者爲絕倡未可先後論也

問蕭亭先生嘗以平中清濁仄中抑揚見示究未能領會已下劉氏問

清濁如通同清情四字通清爲清同情爲濁仄中如入聲有近平近上近去等字須相間用之乃有抑揚抗墜之妙古人所謂一片宮商也

問五言古七言古章法不同如何

章法未有不同者但五言著議論不得用才氣馳騁不得七言則須波瀾壯闊頓挫激昂大開大闔耳

問嘗見批袁宣四先生詩謂古詩一韻到底者第五字須平此定例耶抑不盡然耶

一韻到底第五字須平聲者恐句弱似律句耳大抵七古句法字法皆須撐得住拓得開熟看杜韓蘓三家自得之

問古詩以首節爲頓挫此語屢聞命矣終未得其解

此須神會以粗迹求之如一連二句皆用韻則文勢排宕卽此可以類推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專爲七言而發

問唐賢三昧集序羚羊掛角云云卽音流絃外之旨否閒有議論痛快或以序事體爲詩者與此相妨否

嚴儀卿所謂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水中鹽味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皆以禪喻詩內典所云不卽不離不粘不脫曹洞宗所云參活句是也熟看拙選唐賢三昧集自知之矣至於

議論叙事自別是一體故僕嘗云五七言詩有二體田園邱  
壑當學陶韋鋪叙感慨當學杜子美北征等篇也

高麗云似專論五言  
詳見先生池北偶談

問律詩論起承轉合之法否

勿論古文今文古今體詩皆離此四字不可

高麗云當合後第  
二十六條參看

問律詩中二聯必應分情與景耶抑可不拘耶

不論者非拘泥者亦非大槩二聯中須有次第有開闔

問律中起句易涉於平宜用何法

古人謂元暉工於發端如宣城集中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  
央是何等氣魄唐人起句尤多警策如王摩詰風勁角弓鳴  
將軍獵渭城之類未易枚舉杜子美尤多

問謝茂秦論絕句之法首句當如爆竹斬然而斷古人之作亦有不盡然者何也

四溟詩說多學究氣愚所不喜此段亦不謂然

問七言絕五言絕作法不同如何

五言絕近於樂府七言絕近於歌行五言難於七言五言最難於渾成故也要皆有一倡三歎之意乃佳

問沈休文所列八病必應忌否

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之類一時記不能全須檢書乃可條答

問蕭亭先生論詩修辭爲要辭佳而意自在其中未達其

旨

蕭廡云此語亦自有見解

以意爲主以辭輔之不可先辭後意

問樂府何以別於古詩

送之董亦有詩留別起句云逐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以爲常語徐乃悟其用魏主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之語歎其用事之妙此所謂活用也

問鍾嶸詩品云吟詠性情何貴用事白樂天則謂文字須雕藻兩三字文采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朴二說孰是

仲偉所舉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書卽目眇無故實而妙絕千古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爲詩却多鄙朴特其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後耳

高臺云卽前性情學問之論

問有謂詩不假修飾苦思者陳去非不以爲然引蟾蜍影裏清吟苦解艸舟中白髮生等句爲證二說宜何從

苦思自不可少然人各有能有不能要各隨其性之所近不



可強同如所謂書檄用枚臯典冊用相如又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牧齋云揮毫對客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皆未可以此分優劣也

問范德機謂律詩第一聯爲起第二聯爲承第三聯爲轉第四聯爲合又曰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律詩則未盡然似乎自相矛盾

起承轉合章法皆是如此不必拘定第幾聯第幾句也律絕分別亦未前聞

問作律詩忌用唐以後事其信然歟

自何李李王以來不肯用唐以後事似不必拘泥然六朝以前事用之卽多古雅唐宋以下便不盡爾此理亦不可解總之唐宋以後事須擇其尤雅者用之如劉後邨七律專好用

本朝事直是惡道

問孟襄陽詩昔人稱其格韻雙絕敢問格與韻之別

格謂品格韻謂風神

問少陵詩以經中全句爲詩如病橘云雖多亦奚爲遺閔云致遠思恐泥又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之句在少陵無可無不可或且歎爲妙絕苦効不休恐易流於腐何如

以莊易等語入詩始謝康樂昔東坡先生寫杜詩至致遠思恐泥句停筆語人曰此不足學故前輩謂詩用史語易用經語難若丹青二句筆勢排宕亦自不覺耳

問羅隱詩雲中鷄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詩然歟

二句最劣此雖謔語亦定論也

問詩有平仄字一句純用而音節自諧者如桃花梨花參差開有客有客字子美此遵何法

五平五仄體自昔有之頗近遊戲

問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否

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

問荆公謂漢人語仍以漢人語對用異代則不類此定式否

在大家無所不可非定式亦非確論也如以左氏國語檀弓國策語對漢人語何不可之有推之魏晉已下皆然古人又

謂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差有理

問詩中用古人及數目病其過多若偶一用之亦謂之點  
鬼簿算博士耶

唐詩如故鄉七十五長亭紅闌四

蘇廬云當改三

百九十橋皆妙雖算

博士何妨但勿呆相耳所云點鬼簿亦忌堆垛高手驅使自  
不覺也

問太白送羽林陶將軍詩蕭亭先生謂古有六句律體疑  
此卽是而諸選皆入七言古中何也

六句律體於古有之升菴先生撰六朝律祖記曾載之今記  
憶不真矣

高廬云案杜牧之集有七言律詩丁卯集中亦有五言小律皆止六句檢升菴先生

五言律祖並無此體並齊謂昌黎集亦有五言小律一首題是李員外寄紙筆查田先

生評云五言律

唐人集中僅見

問六朝清平調本是樂府而諸選皆入七言絕句何也  
如石丞渭城朝雨亦絕句也當時名士之詩多取作樂府歌  
之中晚間如伊州石州涼州楊柳枝蓋羅縫穆護砂等亦皆  
絕句耳

問短歌行長歌行似非以句之多寡論：

又有滿歌行艷歌行

原刻艷歌行無  
行字今從鈔本

何嘗行之屬當時命名之旨

卽吳兢解題亦不能盡通曉更有長歌續短歌之名皆非以  
詞之繁簡也三曹樂府多以起句首二字命題如唯漢十四  
世所任誠不良卽名唯漢行是也

問七言古用仄韻用平韻其法度不同何如

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悉同唯仄韻詩單句末一字  
可平仄間用平韻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若換韻者則當

別論

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

五言換韻如折梅下西洲一篇可以爲法李太白最長於此七古則初唐王揚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問古詩忌頭重腳輕之病其詳何如

此似爲換韻者立說或四句一換或六句一換須首尾腰腹句稱無他秘也

問五言忌著議論然則題目有應用議論者只可以七言

古行之便不宜用五言體耶

葛盧云問語甚是  
余亦贊持此論

亦自看題目何如但五言以蘊藉爲主若七言則發揚蹈厲無所不可

問或論絕句之法謂絕者截也須一句一斷特藕斷絲連耳然唐人絕句如打起黃鶯兒松下問童子諸作皆順流而下前說似不盡然

所謂截句謂或截律詩前四句如後二句對偶者是也或截律詩後四句如起二句對偶者是也非一句一截之謂然此等迂拘之說總無足取今人或竟以絕句爲截句尤鄙俗可笑

問排律之法何如

唐人省試皆用排律本只六韻而止至杜始爲長律中唐元白又蔓延至百韻非古也其法則首尾開闔波瀾頓挫八字約畧盡之

問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作法何如

七言排律卽唐人作者亦少近人唯見彭少宰羨門會賦至百韻

問排律有多至幾十韻者與短篇作法同否

章法一也特短篇波瀾少耳

問竹枝詞何以別於絕句

竹枝詠風土瑣細詼諧皆可入大抵以風趣爲主與絕句迥別

問竹枝與柳枝相類否

柳枝專詠柳竹枝泛詠風土竹枝詞古人間有專詠竹者乃引柳枝之例然不過偶一見耳非原旨也

問五言短古似與五言絕相類但中多二句然則中二句或如律中頷聯頸聯應實寫耶



此不必拘

問有一字至七字或一字至九字詩此舊格耶抑俗體耶  
格則於昔有之終近游戲不必措意他如地名人名藥名五  
音建除等體總無關於風雅一笑置之可矣

問樂府是就其題直賦其事耶抑借以發已意耶

古樂府立題必因一事如琴操亦然後人擬作者衆則多借  
發已意

問今人作樂府有用其題而絕不與題相照顧者何也

古如董逃行與漢末事實更無關涉鴈門太守行乃頌洛陽  
令王稚子耳不始今人

問天馬引天馬行之辨

天馬引是琴曲

問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意何以鍊

鍊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淡經營處耳

問昔人論詩之格曰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誦而得之猶清氣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徑紆廻於遙翠求之逾深是何物也

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關於格格以高下論如坡公詠梅竹外一枝斜更好高於和靖之暗香疎影林又高於季廸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至晚唐之似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則下劣極矣

高唐云認桃二句石曼卿紅梅詩石湖梅譜因東坡詩老一字誤以爲聖俞詩先生詩話又誤以爲晚唐人詩

問昔人謂韻不必有出處字不必拘來歷其然豈其然高唐

云一語亦出滄浪詩話固須善會字滄浪作事

杜子美蘓子瞻詩無一字無來歷善押強韻莫如韓退之却無一字無出處也

問虞待制謂詩有十美第二爲拋擲何爲拋擲

亦不解或謂撇脫耳

問范德機謂廣唐人李淑詩苑六格爲十三如一字血脉二字貫穿三字棟梁等名目不幾穿鑿乎

以上二條皆涉穿鑿說詩不必爾

問蘓李詩似可以配十九首論者多以爲贗作何也

錄別真出蘓李與否亦不可考要不在古詩十九首之下其爲西漢人作無疑

問高岑似亦微不同或高優於岑乎

唐人齊名如沈宋王孟錢劉元白皮陸皆約畧相似唯李杜

高岑迥別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鍾伯敬謂高岑詩如出一手大謬矣

問王季友詩似晚唐語而所以異於晚唐者何居

王季友詩不多在盛唐自是別調亦非諸大家名家之比又如篋中集中諸人皆別調也

問元人詩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

元詩如虞道園便非晚唐所及楊鐵厓時涉溫李其小樂府亦過晚唐他人與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溫李皮陸杜牧馬戴亦未易及

問明人詩可比何代弇州可比東坡否

明詩勝金元才識學三者皆不逮宋而宏正四傑在宋詩亦罕其匹至嘉隆七子則有古今之分矣弇州如何比得東坡

東坡千古一人而已唯律詩不可學

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九

帶經堂詩話卷三十

漁洋山人

外紀門二

評杜類

宗構附識山人評杜情未賅其全祇就傳本錄存中間有擊賞其至者有直斥其非者著語無多必中肯綮手眼故不猶人也謹能錄所言適見其趣爾

贈李白 此詩語氣原不甚楚楚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此首頗近選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此二首并暫如臨邑詩與公他詩

不同當是有意倣北海耳

高都護驄馬行 此子美少壯時作無一字不精悍

天育驃騎歌

矯矯龍性合變化二句

畫出神駿

時無玉貝伯樂死卽休句

無限感慨一語

盡之

醉時歌 相如二句應芟 結似律不甚健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西樵云此作不爲完美之篇五句方

知二字與曠士二句不相叶末四句二截一作末八句四截不相續

中間一段則誠奇語耳 泰山五字是憑高奇句

示從孫濟所來爲宗族二句全抹笑柄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結句有深意

飲中八仙歌 無首無尾章法突兀然非杜之至者 亦無

意味左相日典贊萬餘句全抹不成句

麗人行結處意在言外三百篇之致也

漢陂行結處本漢武秋風辭妙在絕不相似古人之善摹如此

漢陂西南臺錯磨終南翠二句刻劃

戲簡鄭廣文處兼呈蘓司業源明頗遭官長罵偶爾語妙便成故實

沙苑行 結未喻

哀江頭

明眸皓齒今何在已下

亂離事只叙得兩句清渭以下以唱歎出

之筆力高不可攀樂天長恨歌便覺相去萬里 卽兩句亦是唱歎不是實叙

哀王孫 此等自是老杜獨絕他人一字不敢道矣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其一開懷無規辭

語似陶

其三玉繩迴斷絕

迴斷絕言殿宇

之高玉繩亦爲虧蔽而斷絕也

蘓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急觴爲緩憂心摘

賞其生造

氣暈日落西風來已下

忽然

生色

晦日尋崔戡李封

崔侯初筵色四句

得此一段生色

喜晴 久旱雲亦好旣雨晴亦佳皆是人胸臆間語公先探

而出之耳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桂史農  
征想

趁韻

後漢更  
列帝

唐雖遭亂然

非滅而更興不得以後漢爲比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結弱

徒步歸行 平正通達而嫌淺易

玉華宮 後亦弩末竟剛四句更警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老鴈春  
忍儂

比

洗兵馬 此杜集七言古中極整麗可法者

病後遇王倚飲贈歌 又一體

貽阮隱居 結說盡

遣興五首

其五 送者  
各有宛二句

達

前出塞 九首是一首

鳳凰臺

起處

似孟郊

劍門

高祖見彌王抹王字

平聲

戲爲雙松圖歌

起處

便老放

葉裏松子僧前落

看此老筆底畫意

光祿坂行

暝色無人獨歸客

不如暝色帶遠客

陳拾遺故宅

聖賢日月太過

謁文公上方

庭前猛虎臥

石也

山寺

樹羽靜千里

老杜頰用樹羽字皆未妥

桃竹杖引

酷似太白

冬狩行

有鳥名鷓鴣三句

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起處

全是樂府意

八哀詩

八哀詩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稱之不敢議者皆揣

骨聽聲者耳其中累句須痛刊之方善石林葉氏之言其

識勝崔德符多矣余居易錄中詳之

其五竟推宜尼袂句全抹

不倫

其六事絕滿

手拳句正始微勸勉不  
要懸黃金二句俱全

多不可解

其七百年  
見存沒二句

十字悲甚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卓氏近新  
寡已下

西樵云忽入此一段不倫

不理無端之甚

空中右白  
虎二句抹

如嚙語

襄王薄行  
跡已下

此段又不倫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君不見西  
漢杜陵老

上水遣懷

窮迤挫曩懷  
常如中風走

二語真

回幹明受  
授已下

回幹五字已足不必下

四句鄭繼之謂此等為杜公滯處良是

早行

前王作網  
碧藻非  
碧藻非  
不茂

亦是警語

此句語勢不亮下句覺接不倫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  
北風四句

喜其氣老只在參錯中

已上古體詩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計陳疑翰墨  
時過憶松筠

西樵嗟賞此二語每三復

之

鄭駙馬宅宴洞中

此詩過苦無甚趣味

秦樓句詭語也

李監宅

意頗諷之

屏開金孔雀  
雀二句

俗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羹歐既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輝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香煙

曉勢 無味

暫如臨邑至峭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懸吼風奔浪

語亦不

佳

已上人茅齋 岱宗夫如何及此詩可以字皆是少陵句法

房兵曹馬 落筆有一瞬千里之勢 批峻字今人以爲怪

矣

畫鷹 西樵云命意精警句句不脫畫字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

詩用寬其意

利涉想蟠

太遠無涉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淹稱問者老  
寂寞向山河

二語感慨跌宕無所不包

夜宴左氏莊

起甚有風趣

結遠

送裴二此作尉永嘉

故人官就  
此二句

平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其五紅  
綵雨肥梅

冬日有懷李白

更壽嘉樹傳  
不忘角弓詩

二語竟難通

得家書

此等事作一排律自不能盡意

行次昭陵

玉衣晨自  
舉二句

言神靈如在也

端午日賜衣

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

題鄭縣亭子

巢邊野雀  
羣欺鷺

比也

望岳

無一句與前人登華同

得弟消息二首

其一

此等皆杜之可存者不得以其平而忽之

憐存語更悽

憶弟二首

其一兵朴  
在見何由

秦州雜詩二十首

其十七  
簷雨亂  
淋慢抹下三字

不成句

兼葭

句句太切

有客

百年羸癯  
腐儒餐

作聲價却有致

野老

片雲何意  
傍琴臺

比也

少年行

直書所見不求語工但覺格老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此詩自叙處太多覺氣格亦

少

一作  
散緩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柔櫓輕鷗外  
含悽覺汝賢

俱指鷗非也余謂指王判官

謁先主廟

力作分社  
稷二句

包舉得大

偶題

此篇前半氣勢甚雄惜後半多滯語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未免鋪

叙難此整贍

霧雨銀章濕句旁注

自己

馨香粉署妍句旁注

鄭李

洞房 宿昔 洞房宿昔諸詩俯仰盛衰自是子美絕作

酬韋韶州見寄 起老

十秋節有感

感紀編生口數句

此等則李滄溟之濫觴也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舟重竟無間

遂爲詠雪粉本

對雪

金錯囊從罄銀盞酒易除

囊落不宜有銀盞

已上近體詩

帶經堂詩話卷三十

嘉興戴廷章

金陵王安政

全錄

紹興李洪德纂錄